

青龍獎初審入選作品

111

國王

【序幕曲】伯爵之死

從未想過自己會以這樣的方式結束生命。
只會想過會在兒孫包圍下，像睡覺般閉上眼睛，投入死亡的懷抱。
沉重的眼皮彷彿有千斤重，實在難以支撐。
幾乎閉眼，卻又吃力地張開，這動作不斷重複，當終結之時，便是死亡的到臨。

舌頭嘗到血的鐵鏽味，令人難受。
是因為失血過多，視野才會蒙上灰白的迷霧嗎？
緊貼地面的腹部與胸口傳來灼熱的痛楚，忍不住皺起眉頭，發出微弱的呻吟。
沾滿鮮血的手按在地上，徒勞無功地想撐起乏力的身軀。
但這嘗試只帶來撕裂般的劇痛。
勉強抬頭，睜開半閉著的眼睛。
坐騎的屍體映入眼簾。
目光越過牠，往前方伸延，吃力地眯眼，想看得更清楚。
於是見到漸漸遠去的獨角仙。
牠的甲殼反射日光，散發如藍寶石般的炫目光輝。
騎乘在牠上面的騎士，身披翠綠的披風，上面有蜻蜓的圖騰。
國王陛下……
伸出右手，張開沾血的嘴唇，發出呼喚，卻只聽見自己發出微弱的哀鳴。
這才發現自己已失去說話的力氣。
陛下與他的坐騎，被兩隻深棕色的蚱蜢夾在中間。
騎乘蚱蜢的人，大膽地挾持著陛下離去。
可惡…
心中的怒火燃燒旺盛，卻不能發洩出來。
視野變得迷糊不清，猶如被白色絲布遮住。
不斷喘息，強忍劇痛，移動僵硬的手，想抹去遮住眼睛的討厭東西。
為什麼抹不掉？
為什麼自己的喘息，聽起來如雷鳴般響亮？
為什麼雙眼只見到灰白的世界？
接著視野被突如其來的黑暗佔據。

【首部曲】朝西方出發的人們

年輕的傳訊兵焦急地穿梭在行人之間，因劇烈的奔跑而喘氣。
當他的眼睛看到熟悉的粉紅色外牆，被畫上風景與美女的薄紙所覆蓋的圓窗，以及看似古舊的灰瓦屋頂後，便停下腳步，不斷喘息。前方的三層高建築物映入眼簾，佈滿精美木雕的大門開啓著，歡迎任何人走進去。大門上方掛著的招牌，金框紅底黑字，以飄逸的筆法寫著四個字。

『霜雪妓院』

這是城中唯一的妓院。

傳訊兵走進去，無視湧上來的姑娘，呼喊老闆的名字。

一名年老的女人隨即走出來，儘管她穿著華麗的長裙——雪白的絲綢上，佈滿純金的刺繡——和戴上炫目的飾物，以出色的化妝遮掩歲月留下的痕跡，以誘人的姿勢迷惑別人的雙眼，但他仍能見到眼角與額頭的皺紋，乾燥的皮膚，以及缺乏生氣的漆黑眼眸。

「那傢伙在這裡嗎？」傳訊兵不讓她開口，便立即直截了當地問道。

女人疑惑地打量他的臉龐，試圖從他的眼神與表情中找出蛛絲馬跡，結果卻發現他的模樣有點異常，彷彿受到極大的打擊：緊閉的嘴唇向下彎，流露著不悅與痛苦；雙眼通紅，顯然曾經痛哭過，而且充斥明顯的悲傷；凌亂的頭髮，被汗水沾濕，濕答答的黏在額頭上。

「小子...發生了什麼事？」

傳訊兵望著女人的眼眸，想找出對方有什麼企圖，卻只發現她對自己的關心。原本猶豫不決的他，最後嘆了一口氣，將嘴唇湊近女人的右耳，壓低音量地呢喃，吐出重要的訊息。話畢，他再三叮囑她千萬不要到處亂說，隨便告訴別人，「...會引起人們的恐慌。」

「原來這就是你這麼悲傷的原因，想不到那位大人竟然去逝了。」女人關懷地凝望著他，「你曾說過，他對你有恩吧。他的糟糕兒子正在頂樓，要我叫人帶你上去嗎？」

「謝謝。但不用，我自己上去。」傳訊兵望了女人一眼，痛苦地說道，「大人他曾經救過我的性命。」他轉身走向樓梯，頭也不回地走上二樓。

傳訊兵在頂樓的房間裡找到艾尼爾子爵。

置於中央的香爐，散發甜膩嗆鼻的香氣，使房間裡煙霧迷漫，幾乎伸手不見五指。當門被打開後，煙霧便紛紛竄出去，使他能勉強看清楚房內的事物。

畫上少女群舞圖的圓窗緊閉著，下方擺放了一張腥紅色的沙發。金髮藍眼的艾尼爾，懶洋洋地躺在沙發上，左手環抱濃妝艷抹，裸露的手臂上有蜘蛛紋身的少女，右手不停以昂貴的葡萄酒灌醉自己。發現傳訊兵的到來後，他仍繼續與少女調情，同時又喝完一杯酒，將酒杯摔到桌上。

傳訊兵聽到玻璃酒杯與木桌碰撞，發出的清脆響聲。儘管眼裡浮現厭惡與憤怒，彷彿想衝過去痛打對方，但他卻壓下這種衝動與心中的情感，盡量平心靜氣地說道。

「...子爵大人。」

「又有訊息啦？這次是那個愚蠢的領主又發動叛變啊？」以接吻的方式從少女嘴裡飲酒的艾尼爾，不以為然地揮手。

「今天早上，有士兵在城外的森林裡，發現子爵你的父親...艾西伯爵大人的遺體。」傳訊兵悲痛地說出攜帶的訊息，使世界的聲音彷彿被抽去，使沉默在剎那間佔據整個房間。他飛快地閉上嘴巴，沈默地望向艾尼爾，似乎想觀察他的反應。

結果他見到艾尼爾難以置信地瞪著自己，張開嘴巴卻說不出話。

「這、這...是...真的嗎？」

艾尼爾因過度吃驚以致聲音沙啞。這使傳訊兵的不悅情緒稍微減輕，「千真萬確。訊息是由歌森大人親自發佈。」他這樣回答，同時加以說明，「聽說是歌森大人看過伯爵大人的遺體後...才發出訊息。」

把話說完後，他便見到艾尼爾無力地垂下頭，讓金色的長髮遮住臉龐，原本放在酒杯與少女身上的雙手，突然緊握成拳，用力捶在木桌上。傳訊兵因而嚇一跳，雖然看不到對方的表情，但能想像他有多麼悲傷，多麼痛苦。

畢竟自己的父親突然去逝，無論是誰都會感到悲傷。

傳訊兵走到木桌前，儘管認為這樣做是沒有用的，但仍張開嘴巴，打算說些安慰的話。然而他始終沒有將話說出，因為艾尼爾突然站起來，莫名其妙地仰頭大笑，同時吐出令人震驚的話。

「哈哈！那個霸佔伯爵稱號的老頭終於死掉了！」他的眼眸裡，沒有絲毫悲傷，只有無盡的興奮與瘋狂，「我終於可以拋棄子爵這個討厭的稱號，終於能夠從那老頭身上繼承伯爵的稱號，以及這個城市的持有權了！不對！還有艾麗菲，那傢伙是我的姐姐啊！她擁有該死的優先繼承權！可惡！豈有此理！」

傳訊兵的眼睛彷彿冒出熾熱的火焰。他的雙手緊握著，因憤怒而顫抖，因過度用力而失去血色，指甲深深地陷入柔軟的掌心，刺穿表皮，使鮮血流出來，從指間滑落，滴落在象牙色地板上。坐在艾尼爾旁邊的少女，亦忍不住退到沙發的邊緣，彷彿對方的身體非常骯髒，佈滿致命的病菌。

「不！艾麗菲那傢伙身為女人，不能承繼伯爵的稱號。但她和我一樣都是子爵啊，而且她身為珍貴的魔法師，說不定國王陛下為了取得她的力量與知識，會讓她成為伯爵！不對，不能這樣！我必須回城堡一趟，沒錯，先回城堡.....」沒有察覺其他人的反應，艾尼爾大聲地自言自語。

如果說眼神能殺人的話，那艾尼爾已經死了——有點俗不可耐的形容，但用來形容傳訊兵此刻的模樣，卻非常貼切——他的目光猶如利箭長矛，彷彿能輕易貫穿艾尼爾的心臟。說不定在他心裡的想像中，對方已經被他幹掉無數次。「...我恨不得將這傢伙殺死，但為何不能下手？是因為他...是大人你的兒子嗎.....」喃喃自語的聲音，如同踏在毛毯上的腳步聲般微弱，除了他自己，沒有其他人聽到。

他發現艾尼爾迅速地朝房門走去，似乎迫不及待地想離開這個房間，離開這間妓院。儘管極度憎惡對方，但他仍叫住急忙離去的子爵，同時咬牙切齒地將話從嘴裡硬生生地擠出來，「慢著。子爵大人...你還有一個訊息。」

離開妓院後，傳訊兵再度出發。

穿梭在縱橫交錯的道路上，經過無數的民居與商店後，他來到城市的北邊，城牆的邊緣。那裡有片被青草野花佔領的空地，上面建立了一幢外形頗具特色的建築物——約四層高，圓柱般的形狀，外牆以深棕色的日桂木構成，看起來像個

酒桶。它的窗子由彩色的琉璃構成，上面畫上鮮豔奪目的畫像與圖騰。如果從上空往下望，便能見到屋頂沒有鋪設瓦片，而是被建成廣闊的圓形平台，擺放了數十張長椅。

這是一間圖書館。

他走進去，客氣地詢問管理員後，得知自己要找的人在二樓，於是從殘舊的木梯——踏上去會發出吱嘎吱嘎的呻吟——往上走，接著在某個靠近玻璃窗，光線充裕的書架前找到艾麗菲女子爵。

他看到艾麗菲坐在低矮的木椅上，背靠著套上毛毯的椅背，身後是幾乎碰到天花板的書架。沉重的古老書籍被打開——讓穿透玻璃而來的日光灑在上面——置放在她的膝蓋上。魔法師特有的纖細手指，輕輕地翻動脆弱的書頁。

整個世界彷彿只有她翻動書頁的聲音。

她那翠綠的眼睛，聚精會神地閱覽著發黃的紙張上，那些如米粒般大小，密密麻麻的古文字，專注的程度，甚至察覺不到傳訊兵的到來。

他輕聲呼喚，「...艾麗菲小姐？」將她從書本裡的世界帶回現實。

艾麗菲抬起頭，當看到對方是誰後，便隨即露出溫和的微笑，「阿斯爾，我已經說過很多遍。我叫做艾麗菲，不必加上『小姐』，聽起來多麼不自然呢。」

「不能這樣的。小姐，我只是一個傳訊兵，而你卻是高高在上的女子爵大人。」

「不是這樣的。」艾麗菲搖頭否定，卻沒有進一步解釋，而是露出擔憂的神色——修長的眉毛皺成如同波浪般的曲線，雙眼流露著憂心忡忡。「阿斯爾，這次你帶來什麼訊息？難道是某地的領主又起兵作亂嗎？我實在不希望再聽到這種不幸的消息，戰爭只會導致無辜百姓的死亡。」

傳訊兵的視野被艾麗菲的美麗臉龐所佔據，眼裡盡是她的倒影，盡是她憂國憂民的模樣。他似乎不忍心對眼前這個少女說出殘酷的事實，雙眼顯現出內心的掙扎，嘴唇張開後又閉上，閉上後又張開，欲言又止，吐出無意義的聲音。

結果他還是選擇張開嘴巴，夾雜著安慰地說出攜帶的訊息。「艾麗菲小姐，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後，請你不要難過。我的父親常這樣說，即使多麼悲傷，也不能改變已經發生的過去。今天...早上的時候，有一個士兵，在城外的森林裡發現了艾西伯爵大人——亦即是小姐你的父親的遺體.....」

「什麼！？」艾麗菲驚呼著，難以置信地凝望傳訊兵——眼睛瞪得很大，紅潤的嘴唇顫抖著，染上蒼白的顏色，臉上的血色在剎那間被病態的慘白所取代。

她激動地站起來——放在膝蓋上的書掉落在地上，發出頗大的聲響——捉住他的肩膀，「那個...可能是..認錯人，我、我非常清楚父親的身體狀況，他非常健康，不可能突然死去的。而且還是死在城外的森林，聽起來好像很荒謬...這實在是.....」她的聲音裡夾雜著震驚與悲痛，以及一絲奢望。

艾麗菲如同獵鷹捕獲獵物後，緊緊地抓住獵物的身體般，抓緊著傳訊兵的肩膀不肯放手，使他痛得皺起眉頭。他表現出來的痛苦，除了肉體上的痛楚，似乎還帶有心靈上的悲痛。他溫柔地——同時艱難地——將手放在她的肩膀上，並且張開乾燥的嘴唇，「對不起，艾麗菲小姐，這是不可能的。」

艾麗菲鬆開抓住對方的手，緩緩地跪下來，低頭哭泣起來。

聽到她發出悲傷的啜泣聲，傳訊兵便閉上嘴巴，默不作聲地看著她，似乎不想再繼續說下去，雙眼閃爍著猶豫與掙扎，充滿同情與難過。他閉上眼睛，然後睜眼，接著平靜地說道，「是歌森大人。他在看過遺體後，確定那真的是伯爵大人，才命令我將訊息帶給小姐你。」他的聲音異常地沙啞，聽起來非常蒼老。

她依舊低頭哭泣著。

片刻過後，艾麗菲才搖搖欲墜地站起來，柔弱的身體彷彿能夠被微風吹倒。她以長裙的衣袖輕輕地抹乾眼淚，然後緩緩地抬起頭來，以哭得通紅的雙眼，楚楚可憐的模樣望著年輕的傳訊兵，「對不起...我失態了...」

由於兩人的身體十分靠近，所以傳訊兵能夠嗅到她的體香，能夠清楚地見到她的臉龐——猶如以黃金打造成絲般的長髮，白裡透紅的柔嫩肌膚，長長的眼睫毛，水汪汪的碧綠眼眸，線條柔和的鼻樑，蒼白裡浮現紅潤的雙唇半張開著，彷彿是在渴求著什麼似的——這使他忍不住臉紅起來。

他結巴著安慰她，聲音包含著些微的尷尬，「艾麗菲小姐.....請你節哀順變吧。對於伯爵大人的死...我、我也感到很難過，他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他曾經奮不顧身地救過我.....儘管我只是一個平民...」他的眼角突然溢出淚水，哀傷的語調忽然變得憤怒，「...但是，我實在想不通，為什麼會有人這麼殘忍，竟然將伯爵大人殺死！」

「阿斯爾，」艾麗菲眨眨眼，雙眼浮現驚訝，顯然是感到難以置信，她抓住傳訊兵的手臂，吃驚地詢問他，「我沒有聽錯吧，你剛才是說父親他是被人殺死嗎？」

「...沒錯。」傳訊兵緩緩地將頭轉向旁邊，讓目光穿越畫上騎士英勇戰鬥的畫像的琉璃窗，遙望外面的藍天，剛好見到有群赤色的飛蟲從浮雲之間飛過。他只是默不作聲地凝視著天空，沒有回答艾麗菲的問題，似乎在猶豫著應否將話說出來。

「阿斯爾...我求求你...告訴我吧。」

傳訊兵轉回頭來，目光落在她那雙悲傷的眼眸上。他能夠看到隱藏在悲傷中的憤怒，堅決，以及痛苦。不想直視這樣的眼眸，他仰頭望向滿佈塵埃的天花板，接著閉上眼睛，無奈地嘆了一口氣，「聽說伯爵大人的胸膛和腹部都有著致命的刀傷。有士兵推測那是慣用彎刀的沙賊的所作所為。但我認為可能性不大，眾所周知，沙賊只會躲在沙漠裡活動，從來不會跑出沙漠的。」

「父親是被殺死的？」艾麗菲不斷低聲呢喃著，突然莫名其妙地彎腰，拾起掉在地上的書，然後笨拙地將它放回書架裡，「...啊！」但卻因心不在焉，以致不小心弄倒放在旁邊的其他書籍。她連忙跪下來，拾起散落在地上的書，「阿斯爾，那個.....謝謝你將父親的死訊告訴我。我現在要回城堡一趟，去找歌森叔叔，弄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那...再見了...」

「艾麗菲小姐，請你等一等，我還帶來了另一個訊息！」看到艾麗菲迫不及待地離開，傳訊兵於是不加思索地捉住她的手——感受到柔軟的溫熱觸感，他因

此嚇了一跳——隨即慌張地鬆手，並且向她道歉，「對不起，艾麗菲小姐，我只是一時情急，所以才……」

「...不要緊。」艾麗菲稀奇地羞紅著臉。「阿斯爾，那是什麼訊息？」

「唔，訊息的內容是——主教大人希望小姐你能夠盡快回到城堡，他讓我告訴你，你可以在伯爵大人的書房裡找到他。」

走廊位於城堡的某處。

在久遠的昔日，無數被切割成磚頭的岩石，被帶來這裡，被辛勞的工匠堆砌成寬闊的走廊。左面的牆壁，地面與天花板都擁有相同的模樣——漆黑的邊緣，灰白的表面，因歲月的沖刷而變得光滑，岩石與岩石之間的交接處，那些凹陷的縫隙，被黑黏土所覆蓋。

右面的牆壁則是與眾不同。

數不盡的玻璃窗，由色彩繽紛的琉璃組成。各自擁有不同顏色的玻璃碎片，以巧妙的排列，構成美麗的圖案與畫像——英勇的國王手持聖槍，貫穿那些騎乘在螞蟻上襲擊他的敵人；美麗的女魔法師，灑出無數的花瓣，施展出強大的魔法，在她的背後，一名士兵為她擋住攻擊，卻被敵人的長槍刺穿胸膛；外表粗魯的戰士，穿著被鮮血染紅的盔甲，盡管身受重傷，仍奮勇殺敵；年輕的騎士，露出痛苦的表情，以長劍刺穿敵人的心臟，看來他似乎是首次殺人；還有許多擁有不同職業的人物，在玻璃窗上展現他們的姿態。

日光穿透這些美麗的琉璃，灑落在走廊的地面上，帶來猶如彩虹般的光影。

殘舊的木門位於走廊的盡頭，發霉的表面上刻有螞蟻的圖騰，但已經變得模糊不清。圖騰之下，生鏽的鐵釘固定著一塊木牌，牌上以暗綠色墨水寫上『書房』二字。

穿過這木門，便能到達艾西伯爵的書房。

腳步聲由遠而近，由微弱的低聲漸漸變得清晰響亮，聽起來像是皮靴的踏步聲，急速的聲音宣示著那人的心裡感到混亂與焦躁。那人正是艾尼爾。任由炫目的彩光灑在肩膀與臉上，他朝著書房的木門走去，碧藍如海的眼眸，目不轉睛地瞪著門上的螞蟻圖騰。

另一把腳步聲從他的身後傳來，聲音非常微弱，很難聽清楚。

艾尼爾停下來，緩緩地轉身之後，艾麗菲的身影便隨即映入眼簾。緊皺著眉頭的他，見到她的嘴唇顫動著，似乎想說什麼，便立即回到原本的方向繼續前進，而且步伐明顯地加快。他飛快地來到古舊的木門前，然後將它推開，接著二話不說地走進去。

看到艾尼爾這麼討厭自己，原本已因父親的去逝而感到哀痛的艾麗菲，似乎更加悲傷。她像是想要大聲地哭出來，但卻壓制著不讓淚水溢出眼眶。當她遲疑地推開門，邁進書房後，身後便傳來木門自動關上的聲響——聽起來猶如尖銳的呻吟聲般。

然後，她發現了站在書桌前面的年老主教。

掛在書房兩邊的牆壁上的純色毛毯——上面只繡有簡單的昆蟲圖案——的前面，是數個低矮的書櫃，擺放在對著木門的位置上的書桌後方，則是被打開了的玻璃窗。偶然來訪的微風，吹起淺綠色的窗簾。灑進來的耀眼日光，落在背對著窗子的主教身上。

如果從前方觀看的話，便能見到他的身體彷彿被光環包圍著，看起來非常神聖。

「艾麗菲女子爵，艾尼爾子爵，對於令尊艾西伯爵的去逝，我感到非常遺憾。」表情冷淡的主教，以左手撫摸著長至觸及胸膛的灰白鬍子，以毫無感情的平淡語調說道。「即使感到多麼悲傷，多麼痛不欲生，已經發生的事，是永遠不會改變，正如艾西伯爵的死一樣。我們不應執著於已成過去的事，而是應該專心去應付目前的問題。」

輕輕地彎腰低頭，艾麗菲對主教擺出標準的行禮姿勢後，正打算開口說話的時候，卻聽到艾尼爾在旁邊說出毫不客氣，直言不諱的話——他不加思索地說出目前他最重視的問題，「目前的問題？主教大人，你是說關於爵位繼承的問題嗎？」這令她吃驚地抬起頭，抱著擔憂的心情等待主教的責怪。

「雖然這是問題之一，但顯然並非最重要的。」然而主教只是緩緩地搖頭，並未加以責怪。他打量著艾麗菲與艾尼爾兩人，雙眼略過不知名的情感，「...目前，你們需要面對眾多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與國王陛下有關。抱歉，我不得不這樣說，由於艾西伯爵保護不力，陛下因而被沙賊綁架。現在陛下生死未卜，你們與其擔心爵位的繼承，不如去想如何能夠救出陛下。請不要誤會，這並不是建議，而是命令。」

聽完主教所說的話後，顯得憂心忡忡的艾麗菲，搶先在艾尼爾說話之前，低聲問道，「主教大人，請問你的意思，是要我們從沙賊手上救出國王陛下嗎？」她向對方投以納悶的眼神，「為什麼大人你不直接派出軍隊援救陛下，反而要求兵力薄弱的我們進行拯救的行動？」

「國王陛下在你們的城市附近被綁架，因此你們應負起全部責任。坦白地告訴你，即使陛下被殺.....我們還有王子殿下。」主教的聲音裡流露出一絲欣慰，「艾尼爾子爵，由你全權負責陛下的拯救行動。而艾麗菲女子爵，你必須輔助艾尼爾子爵。另外，歌森騎士會以參謀的身份加入你們，協助你們救出陛下。如果你們行動失敗，不能救出陛下的話，除了你們會被處死之外，這個城市裡的所有人都會跟著陪葬。這就是失敗的下場。」

艾麗菲皺起眉頭，感到沈重的壓力。「主教大人——」她連忙問道，卻被艾尼爾的問話打岔，「既然主教大人你說國王陛下是被沙賊綁架，那麼對方應該只是求財而已。這是個能夠用錢解決的問題，你為什麼還命令我冒險進行拯救行動？」

「我們絕對不會付錢給沙賊。」主教冷淡地看了艾尼爾一眼，接著轉身望向窗外。「這樣的行爲，等於向沙賊屈服，會為整個國家帶來難以洗脫的恥辱。另外，艾尼爾子爵，莫非你能夠肯定那些惡名昭彰的沙賊在收到贖金後，不會將國

王陛下殺死嗎？」他的聲音裡夾帶著露骨的譏諷與恥笑。

望著主教的背影，顯得有點疲乏與憔悴的艾麗菲，低頭以顫抖的聲音說道，「對不起，主教大人，艾尼爾他還年輕，所以不知道什麼可以問，什麼不可以問。我在此向你道歉。」

「我原諒他的無知。」主教輕易地寬裕艾尼爾的口不擇言。「據我所知，那群大膽地綁架國王陛下的沙賊，自稱『沙漠蚱蜢』，約有五百人。他們的巢穴應該是在這個城市的西方，那個沙漠的中央。」彷彿在訴說著與自己無關的事般，他的語氣毫無情緒波動，「至於其他的情報，便要由你們自己去收集。」

艾麗菲的臉上浮現明顯的憂慮。她張開嘴巴，卻說不出話來，欲言又止的模樣，顯得手足無措。這時候，她身邊突然傳來艾尼爾的聲音，他毫不客氣地向主教說出自己的請求，「這個城市總共只有三百多名士兵，但敵方卻有五百人。我希望主教大人你能夠調配五百名士兵前來，協助我救出國王陛下。」這亦是她想說的話。

「我已經說過，這是你們的責任。兵力不足的問題，請你們自己想辦法解決，我是不會提供任何協助的。」主教讓目光離開窗外的景物，慢慢地轉身，面對著艾尼爾與艾麗菲。他的眼神彷彿在望著毫無生氣的死物般冰冷，「我要說的話，已經說完了。你們好自爲之吧。」把話說完後，他踏著緩慢的步伐，從他們之間經過。

儘管這是意料之中的回答，可是艾麗菲仍不禁感到失望，緊接著失望而來的，是無盡的擔憂。她露出憂愁苦惱的表情，暗淡的雙眼望向前方的書桌——經打磨而變得光滑的表面，猶如鏡子般映照出周遭的景物，擺放在上面的羊皮紙，捲成圓筒般整齊地排列著，在羊皮紙旁邊的墨汁瓶，蓋子被打開，插著一枝羽毛筆。

她聽見背後傳來主教那把蒼老的嗓音，「我希望你們能夠在這兩天內出發，盡快救出國王陛下。你們的成敗，決定無數人的命運。是活下去，還是被處死？答案由你們自己選擇。」接著，房門被打開，以及關上的聲音——刺耳的呻吟——傳到她的耳裡。

主教離去後，艾尼爾便走到書桌前，垂頭喪氣地將雙掌按在上面。「可惡！」他氣憤地咒罵著，突然高舉右手，握緊成拳，以由血肉與骨骼組成的拳頭，狠狠地打在堅硬的桌面上，發出的聲響使艾麗菲嚇一跳。她望著自己的弟弟——瘦弱的身軀因氣憤而顫抖著——無奈地吐出嘆息。

房間隨即被難以忍受的沉默佔據著。

艾麗菲多次張開嘴巴想說話，但到最後還是選擇放棄。她露出煩惱與憂慮的表情——樣子看起來像是忘卻了悲傷——經過反覆思慮後，似乎是認爲留在這裡只會浪費時間，於是決定離去。當她來到走廊，木門在身後關上的時候，艾尼爾的聲音，從門縫中竄出來，帶來支離破碎的話。

「...國王.....可惡...該死的.....沙賊...」

片刻後，艾麗菲走進昏暗的大廳，仰望被油畫——無數的螞蟻，朝著天際展翅飛翔，彷彿是在追求著什麼似的——覆蓋的半圓形天花板。周遭非常昏暗，唯一的照明來自放在餐桌上的油燈，這使得天花板的畫像看起來有點詭異，彷彿在噁心地蠕動著。

看不見任何人的身影。

她經過掛滿古老武器，殘破的旗幟以及無數的戰利品——多數是昆蟲的頭顱與殘破的盔甲——的牆壁，從大廳的另一個大門回到走廊，然後向著另一個地方前進。

片刻後，艾麗菲來到位於城堡東面的尖塔，走進嘈雜的蟲舍。地上滿佈暗綠色的糞便，周遭種植的植物散發濃烈的泥土味，頭頂上方傳來尖銳的蟲鳴聲，仰頭便能見到那些灰色的細小甲蟲在飛翔著——牠們是艾尼登甲蟲，能夠幫人送信。

沒有人在這裡。

她飛快地離開蟲舍，回到走廊，然後向著另一個地方前進。

片刻後，艾麗菲到達城堡的戰略室。畫在殘舊的羊皮紙上的地圖，不是掛在牆上，便是堆積如山地放在房間的角落。被數十張木椅圍繞，置放於中央的圓木桌，上面有個巨大的棋盤。模仿這個城市以及周遭地形而製成的棋盤上，擺放了許多精巧的棋子。

這裡同樣是空無一人。

她邁出戰略室，回到走廊，然後向著另一個地方前進。

片刻後，艾麗菲走到位於外城區的廣闊空地，經過那些正進行槍術訓練的士兵——同時禮貌地對他們打招呼——終於在一間木屋前，找到她一直找尋著的人。

這間外表古舊的木屋，雖然只有一層，但卻佔用頗大的面積，由位於中央的大門為起點，往左右伸延，各自達到六米的長度，緊貼著人工種植的樹林。被士兵稱為『甲蟲牧場』的它，靠近圍繞著城堡的城牆，以及貯存糧食的後備倉庫。

在大門前方的不遠處，那一片淺棕色的泥地上，坐著一名中年男人。他屈膝而坐，毫不介意衣服被灰塵與泥沙沾污，漆黑的眼眸，看似是在凝望那些在地上爬行的毛蟲，但事實上卻毫無焦點可言，目光四散，迷茫的眼神，宣示著心中的凌亂。

「午安。」見到艾麗菲的到來，男人略微地抬頭，輕聲細語地打招呼，接著便將注意力放回地上的毛蟲身上。這些長滿灰白短毛的毛蟲，黑色的身軀隨著緩慢的蠕動而伸縮著，正貪婪地吞噬一片手掌般大小的樹葉。牠們是艾達甲蟲的幼蟲，長大後便會成為士兵們的坐騎。

那一片被毛蟲侵蝕著，變得支離破碎的翠綠樹葉，凹凸不平的輪廓，看起來很像一個島嶼，而上面的葉脈，則像是貫穿島嶼的河流。

「歌森叔叔，我……」艾麗菲走到男人的身前，同樣注視著地上的毛蟲，以

及那片被牠們吞嚥的樹葉——它的外形，似乎與位於這個城市西面的沙漠很相似，但如果仔細觀看的話，卻又毫不相似。她搖頭苦笑，將這個奇怪的想法甩開。

「你會來這裡找我，看來是爲了艾西大人的事。」歌森將地上的毛蟲抓到手上，然後站起來，沒有等待艾麗菲的回答，便轉身走向木屋，將大門推開——其實只是一片很薄的木板，接著邀請她走進屋裡。「進來吧。」

大門的對面是另一道門，那是後門，在左面則擺放了一張方形木桌。歌森讓她背對窗子，在木桌旁邊坐下來後，便帶著那些毛蟲從後門離去。等待對方回來的時候，艾麗菲凝望後門的殘破門框，露出沉思的表情，思索著之前主教說過的每一句話。

片刻後，歌森才回到屋裡。他坐在手工粗糙的低矮木椅上，雙眼目不轉睛地瞪著艾麗菲，接著嚴肅地問道，「你真的想知道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嗎？」見到她堅定地點頭，於是，他便低聲地對她訴說事情的始末。

「國王陛下在……」

國王陛下在今天的清晨，約五時左右醒過來，盡管昨晚飲了許多酒，可是他卻顯得精神抖擻，沒有一絲宿醉的跡象。可能是剛睡醒，意識處於半清醒，半沈睡的狀態，所以他提出了莫名其妙的要求，說想到城外的森林狩獵。

那時候，窗外的世界依然被黑暗所包圍，是那種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許多士兵感到疑惑，在這樣的環境下狩獵，能夠找到獵物嗎？說不定還未誤傷自己人，是最糟糕的狩獵時間。艾西大人曾經婉轉地勸阻陛下，但始終徒勞無功。

陛下執意前往森林狩獵，這是國王的要求，是他的命令。即使事情是多麼荒唐，多麼不可思議，多麼過分，也沒有人能夠質疑，沒有人能夠違抗。我們只需要忠心耿耿地執行他的命令，這就是身爲臣民的職責。

之後，陛下與艾西大人各自帶上五十名侍衛，從城門出發，朝西面的森林前進。他們手持著火把，騎在艾達甲蟲的背上，在夜幕下的大地上奔馳著，在黑夜中猶如烈焰的洪流，往西方伸延。

我和其他的士兵都聽到，陛下在出發前，曾經對主教大人說過，他會在兩小時後回來。「...主教，我應該會在兩小時後見到你。」他好像是這樣說的。

接著，我提心吊膽地站在城堡的吊橋上等待著。

爲什麼提心吊膽？畢竟在漆黑的森林裡狩獵，是非常容易發生意外，我害怕國王陛下會受傷。然後三小時過後，早上八時，我仍然看不見陛下的身影。之後，到了早上十時，陛下竟然還未回來。由於擔心陛下與艾西大人可能遇到意外，所以我焦急地召集一百名士兵，打算出發前往森林搜索。

但是，突如其來的變故，使我延遲了出發。

一個在森林裡巡邏的士兵，突然驚慌失措地飛奔回來，一邊喘氣，一邊結結巴巴地告訴我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他竟然說他在森林的邊緣發現艾西大人的遺體。雖然並不相信他，但是寧可信其有，於是我便假設艾西大人已經死了，那麼，這代表國王陛下亦有可能遇害。當時，我想先將這消息告訴主教大人，詢

問他的意見。

但是卻怎樣也找不到他。

後來我才知道，那個發現遺體的士兵，原來是爲了執行主教大人的命令，才會走去森林。我在那個森林裡，找到了艾西大人的遺體，這才知道那個士兵說的話是真的。儘管立即展開了搜索，但是我們卻找不到陛下的蹤影。

「……但是我們卻找不到陛下的蹤影。」

將事情的始末以平靜的語調說完後，歌森便閉上嘴巴，將目光從陷入沉思的艾麗菲身上移開，越過她的肩膀，落在窗外的景色上——淡藍如純白的晴空，找不到一絲雲彩；空無一物的天空，看不見平時偶然會飛過的藍翅蟲群；死寂的天空之下，廣闊的空地空無一人，剛才仍在進行訓練的士兵，似乎都已經回到城堡裡休息。

「陛下與艾西大人，到達森林的中央後，正想開始狩獵之際，無數的敵人從周遭的叢林裡跳出來。他們手持彎刀，發出震耳欲聾的呼喊，雙眼閃爍著瘋狂的殺意。」他疲乏地閉上眼睛，手肘放在桌上，以握緊的雙手托住下巴，「兩軍交戰，跟隨陛下與艾西大人的侍衛勇猛地展開抵抗，但始終寡不敵眾，紛紛灑下溫熱的鮮血，倒地不起。」

「這似乎只是歌森叔叔你的推測。」

「沒錯，艾麗，這只是推測而已。但卻是根據在現場找到的線索，所得到的推測。」低沈的聲音，從歌森的乾燥嘴唇之間吐出來，「犧牲無數的士兵的性命，艾西大人成功帶著陛下突圍而出，向著城市的方向逃亡。但當他們走到森林邊緣的時候，卻發現敵人已經追上自己。艾西大人請求陛下獨自逃跑，自己則揮動著武器衝向敵人。最後，身受重傷的他，從坐騎上掉下來。垂死的他，看著陛下被敵方捉住，然後帶走……」

「可是，歌森叔叔，你能肯定敵人沒有將陛下殺死嗎？」

對於艾麗菲的疑問，歌森露出「我就是知道你會這樣問」的表情，然後說出他的回應，「我們找不到陛下的遺體，或者是任何與他有關的物品。艾麗，難道你認爲敵人會先將國王帶到其他地方，然後才殺死他嗎？沙賊是不會幹這種麻煩且愚蠢的事。」

「沙賊？主教大人曾經告訴我，那些...殺死父親...綁架國王陛下的人，是沙賊『沙漠蚱蜢』。歌森叔叔，你認爲他的話是真的嗎？」在提及自己的父親的瞬間，艾麗菲的眼裡飛快地略過一絲悲傷，但隨即被煩惱所取代。

「當然，那是我告訴他的。這的確是沙賊的所作所爲，我在森林中找到證據來支撐這個說法。」

「我猜想其中一項證據應該是父親身上的刀傷。阿斯爾聽說那些傷口似乎是由彎刀造成，恰巧這個城市附近，好像只有沙賊會使用彎刀。歌森叔叔，我說得對嗎？」

「不是似乎，而是肯定。艾麗，我肯定艾西大人的傷口，只能由彎刀造成。」

另外，在現場發現的部分昆蟲足印，並不屬於國王陛下，艾西大人與侍衛們的坐騎，那顯然是敵人留下來的。從足印的形狀與深淺，可以推斷那是屬於蚱蜢類的坐騎，而沙賊們通常騎乘深棕色的沙漠蚱蜢到處擄掠，這是眾所周知的事。」

「表面看來，歌森叔叔，你提出的兩項證據，矛頭直指向沙賊。但實際上，它們的說服力卻非常薄弱。」

「你為何這樣說？」

「我曾在書上看過，有一種叫薄刃斧的輕型武器，能造成與彎刀非常相似的傷口。另外，除了在東方肆虐的沙賊外，聽說在北方有群叫做『草原的惡夢』的山賊，他們騎乘在蚱蜢與蟋蟀之上，在無邊無際的草原上作姦犯科。他們慣用的武器好像正好是薄刃斧。」

歌森睜開眼睛，以欣慰的目光，凝望正冷靜地分析著的艾麗菲。她的眼眸中，閃耀著思考的光芒，流露著冷靜與智慧。「沒錯，如果只有這兩項證據的話，的確不能說那就是沙賊綁架了國王陛下。可是我還有一項證據尚未說出來。」

「是第三項證據嗎？」

「嗯。在森林裡，除了死去的侍衛們外，我們還發現了敵人的屍體，雖然只有很少量。在屍橫遍野的林間，我們找到意外的收獲。是一個垂死的敵人。我們從他的口中得知他們是沙賊，名字是沙漠蚱蜢，數量約有五百人，將陛下捉走的原因，是爲了取得龐大的贖金。那傢伙因傷勢過於嚴重而發高燒，神智不清，意識迷糊，因此我們才會這麼輕易地問出想要知道的情報。」

「...歌森叔叔，那個人現在被你關在那裡？」

「死了。他的傷勢太嚴重，連醫師都束手無策。」

「你爲什麼不找我？歌森叔叔，你應該知道我能夠使用醫療和讓別人吐出真話的魔法。」向對方投以疑惑的目光，艾麗菲說出自己的疑問。

「當我想派人去找你的時候，那人已經死去。艾麗，與其繼續談論這個毫無意義可言的話題，你是否應該想辦法解決兵力不足的問題呢？你應該知道，我們擁有的士兵只有三百名，但敵人，那些沙賊卻有五百人。」

「我認爲那些沙賊尚未回到沙漠，因爲從這個城市走到沙漠邊緣的小鎮，至少需要三天。我估計他們現在的位置，應該距離這裡不算太遠，我們可以立即派出士兵追上他們，將陛下救出。應該會趕得上的。」

「那人數的差距呢？艾麗，難道你想讓三百名士兵對抗五百名沙賊嗎？」

「我認爲那些沙賊應該會留下半數的人人手守護他們的巢穴。這樣的話，便變成三百名士兵對抗二百五十名沙賊，我方人數比較多，佔有優勢。除非中途冒出其他問題，否則我們便能順利救出陛下，拯救這個城市裡的所有人。事不宜遲，請歌森叔叔你立即召集士兵，準備——」

「不行。」歌森吐出冷漠的話，斬釘截鐵的語氣，不容許任何人反駁。這招來了艾麗菲的困惑眼神與問話，「爲什麼？」

「不要說二百五十人，即使對方只有二百人，我們都不可能戰勝他們。經歷無數的戰鬥，多次徘徊在生死的邊緣，與死亡不斷搏鬥，這就是沙賊。他們每個

人的戰鬥力幾乎是普通士兵的兩倍，所以我們至少需要兩倍以上的兵力，才能勉強與他們對抗。」

「但是——」

「你能夠保證那些沙賊在這次的綁架行動裡，並沒有傾巢而出嗎？」

「可是這樣並不合理，他們應該會——」

「這與是否合理無關！艾麗，你是在以三百條性命作為賭注，賭那群自稱沙漠蚱蜢的沙賊不會傾巢而出。賭輸了，所以人只有死路一條。即使賭贏了，恐怕亦會傷亡慘重，血流成河。我絕對不會容許你拿士兵的生命去冒險！」

「對不起...」艾麗菲羞愧地低下頭。

「換成是平時的你，肯定不會說出這種荒唐的話。」歌森嘆息著，然後吐出溫柔的說話。「艾麗，你的樣子看起來十分疲倦，看來艾西大人的死，為你帶來太大的沖擊與震撼了。現在，你最需要做的事，就是回到自己的房間，躺在床上，閉上眼睛休息。」他的聲音聽起來，就像是個慈祥的父親在對著自己深愛的女兒說話。

「可是，難道我們什麼也不做，讓那些沙賊平安回到他們的巢穴嗎？」聽見艾麗菲無視自己的建議，露出苦笑的歌森，並沒有勉強她去休息，「兵力不足的我們，只有這個辦法。目前最急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要招募至少七百名民兵。」

「民兵？哥森叔叔你的意思是要讓平民去當兵嗎？」

「對。但是以招募的方式，我估計最多只有二百人加入。如何能夠招募到更多的民兵，便是我們目前唯一要思索的問題。其他的問題等到兵力充足後，才去想辦法解決吧。噢，原來現在已經是黃昏，甲蟲們的晚餐時間到了，我必須去餵牠們。艾麗，你先回內城區，我餵完牠們後，便會去找你。」

下達逐客令後，歌森便迅速地從後門離開。

顯然是由於主教的推卸責任，艾尼爾的脾氣變得很暴躁。他踏著焦躁的步伐穿過外城區的空地，每當遇到擋路的人，便立即大聲咆哮，喝令對方滾開。這種惡劣的行為，換來人們仇視的目光。接著，他來到那一間位於外城區的角落，叫做甲蟲牧場的木屋。

剛抵達木屋前面的他，隨即看見艾麗菲從裡面走出來，因而露出厭惡的表情——眉頭緊皺著，顯得略微陰暗的眼眸射出冰冷的目光，原本緊閉著，往下彎成曲線的嘴唇，變得更加厲害——並以毫不友善的語氣質問對方。「你這傢伙為什麼會在這裡？」

「你是想找歌森叔叔，然後向他詢問事情的始末嗎？」艾麗菲這樣說道，雖然是問話，但聽起來卻像是陳述。「可是，叔叔他現在正忙著為艾達甲蟲準備晚餐。你想知道什麼，我都能告訴你。艾尼爾，你可以跟來，我會一邊走，一邊將事情的詳情告訴你。」

「你想去那裡？」

面對表情流露著明顯的不滿的艾尼爾，以及他的質問，艾麗菲以平靜的語氣

回答。「十之八九是戰略室。我想在那裡等歌森叔叔，他說他會在餵完艾達甲蟲之後，立即來找我。」她似乎是正因歌森丟給她的難題而感到極度煩惱，所以沒有心情與精力與他計較。

艾尼爾瞪著她，露出猶豫不決的模樣。儘管看起來並不心甘情願，但由於對方知道自己想要的情報，所以他始終還是選擇屈服，最後帶著不悅的表情，跟在艾麗菲的身後，朝著位於內城區的戰略室前進。

「到底有什麼方法，能夠招募到七百名民兵？」身處寧靜的戰略室，坐在圓桌邊緣的木椅上，艾麗菲的雙唇緩緩地開合著，吐出困擾她的問題。雖然看來像是對坐在對面的艾尼爾說話，但她並沒有抱任何期望，並不認為對方會說出可行的建議。所以，她其實只是自言自語而已。

艾尼爾伏在表面經過打磨而變得光滑的圓桌上，感受著冰涼的觸感，似乎看不見她的煩惱。剛剛得知事情的始末的他，正懶洋洋地伸手把玩著棋盤上的棋子——長闊都是兩米左右的棋盤上，置放著各種不同外形的棋子。手工精緻的鐵製棋子，看起來栩栩如生，並漆上擁有濃厚金屬感的油性顏料，有綠色的士兵，白色的平民，紅色的敵軍，以及藍色的友軍。

「難道要給錢僱用平民嗎？可是這樣做似乎不會有效。何況我們需要七百人，根本沒有這麼多錢來僱用這麼多的人。」艾麗菲以手為枕，像他一樣伏在桌上，苦惱不堪地自問自答著。她的聲音充滿憂慮，使艾尼爾感到煩躁，於是抬起頭來，不滿地說道，「你是笨蛋嗎？」他那雙藍寶石般的眼眸裡，流動著明顯的輕蔑與厭惡。

「什麼？」

「那些傢伙只不過是平民，我絕對不會浪費金錢去僱用他們。兵力不足的話，可以用命令啊！」

「命令？」

「下令市內所有成年男人必須參軍。不參軍的人，便視為叛亂份子。」艾尼爾用手指輕輕地將棋盤上的那些象徵著平民的純白色棋子推倒——鋼鐵與木頭的碰撞，帶來清脆的響聲——然後冷淡地說出殘酷的話，「如果是叛亂份子的話，便應該被處死。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誰敢反抗我的命令，誰就要死！」

「艾尼爾，你不可以這樣做的...」艾麗菲目瞪口呆，張開嘴巴卻說不出半句話，只是難以置信地望著自己的弟弟，似乎並不相信他會說出這樣的話。

「你很善良，很仁慈嗎？不想強迫別人的話，難道你想到比這辦法更好的建議嗎？我洗耳恭聽。」艾尼爾冷冷地向她瞪眼，然後再度伏下來——乾燥的金髮散落在桌面上，棋盤上，以及棋子之間——接著漫不經心地說道，「我不想聽到愚蠢的辦法從你的嘴裡吐出來，例如說要舉辦什麼演講，呼籲平民去當兵之類的蠢話。」

「我終於想到可行的辦法了！」艾麗菲興奮地站起來，雙眼閃爍著信心十足的光芒，雙掌用力拍在桌上。她的動作之激烈，甚至將木椅撞倒在地上。「艾尼

爾，謝謝你！」

「你這傢伙真的要親自上台演講？」看著艾尼爾露出一副受不了的模樣，艾麗菲露出心情放鬆的微笑，一邊伸著懶腰，一邊解答他的疑問。「但不是我上台呢，今晚會在外城區的空地，上台演講的人，是一個叫做艾尼爾的年輕子爵。」

拒絕一絲光明滲透的黑暗，佔領了這片大地。

被高大且堅硬的城牆擁抱著的城市裡，被稱為『平民區』處於外圍的民居與店舖，窗子被關上，窗簾被拉下，大門緊閉著，聽不到裡面有絲毫的聲音，似乎都是空無一人，透過建築物的窗框與窗簾往內看，只能見到伸手不見五指的漆黑。街道上人跡罕見，充斥著冷清的死寂，只有無數的蟲兒，發出如同樂曲般的悅耳鳴聲。

整個平民區猶如死城般。偶然吹過的寒風，發出的咆哮聲，更為它增添陰森的氣氛。

如同巨人般坐落在城市中央的城堡，被城牆圍繞著，被石牆一分為二，城堡與廚房坐落的區域被稱為內城區，至於外城區則是被讓士兵進行訓練的空地佔領，在角落可以找到糧倉，甲蟲牧場，鐵匠屋，水井與蓄水池等地方。城堡與平民區相反，顯得非常熱鬧，人聲沸騰，燈火明亮，猶如白晝。

艾麗菲與歌森站在緊貼著城牆的望樓上，低頭觀望無數的平民魚貫經過護城河上的吊橋，穿越升起的閘門，走進城堡的外城區，來到廣闊的空地。

歌森仰頭望天，美麗的星夜隨即映入眼簾，無邊無際的天空，彷彿在不斷地往四面八方伸延，不停地擴張，給予人一種覺得自己變得很渺小的感覺。「艾麗，你為什麼要選擇晚上，我認為在日間演講的效果會比較好。」盡管這是問話，但在他的語氣裡，卻找不到一絲疑惑與納悶。

「歌林叔叔，我們缺乏充足時間。」凝望著從下方的吊橋走過的平民，艾麗菲低聲回答，疲乏的聲音，夾雜著憂慮與苦惱，翠綠如碧玉的眼眸，充斥著難以掩飾的迷茫，「主教大人要求我們必須在這兩天出發。」

「你打算怎麼辦？」

對於歌森所說出的問題，艾麗菲顯然已經想過了，所以能夠飛快地回答，「我們應該在明天早上與下午完成出發的準備，然後在黃昏出發，連夜趕路，希望能夠趕上那些沙賊，雖然成功的機率幾乎等於零。如果趕不上的話，我們便前往對方的巢穴，與他們決一死戰，盡力救出國王陛下。」

「不錯的計劃。但是，」歌森轉頭望著她，漆黑的眼睛裡，猶如鏡子般映照出她的倒影。「你應該知道，如果我們的兵力不足一千的話，我是絕對不會讓你出發的。話說回來，我不明白為什麼不是你，而是艾尼爾去演講。我不認為他能夠勝任。」

「因為我是女人。」艾麗菲無奈地說道，聲音裡似乎隱藏著令人難以察覺到的不滿。「歌森叔叔，聽說在遙遠的寒冬之境，女人與男人的地位是平等的。然而，這裡並非寒冬之境，這裡是個重男輕女的國家。如果演講的人是我，人們便

會覺得受到輕視。不過，如果艾尼爾失敗的話，我會親自上台演講。」

「艾尼爾爲什麼會答應你？根據他的性格，這應該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歌森叔叔，連我也想知道答案呢。」艾麗菲微笑著說道，「當想到這個辦法之後，我立即問他能否上台演講。當時，我認爲他一定不會答應，說不定還會破口大罵，所以已經打算盡量說服他，但結果他卻毫不遲疑地答應了。」

「這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希望這次演講能夠成功吧。」歌森從她的身邊離開，走到通往空地的樓梯，穿著以昆蟲甲殼製成的長靴的雙腳，踏在堅固的灰黑色石階上，「好像快要開始了，艾麗，我們一起去觀吧。」

結果艾尼爾的演講非常成功，這爲艾麗菲與歌森帶來驚訝。

以父親的死，對父親的思念，父親的死爲自己帶來無盡悲傷之類的謊言，艾尼爾成功勾起人們的同情。儘管人們都知道他是個性格惡劣的人，同時亦認爲他所說的話都是虛情假意的謊言。但當他們聽到他那貫注著真摯感情的嗓音，看到他那雙充滿悲傷的雙眼溢出淚水，見到他不願接受父親的去逝而做出的悲痛舉動的時候，便毫不猶豫，莫名其妙地相信他的話。

他不斷對人們訴說著艾西伯爵平時是如何盡心盡力爲人民服務，訴說著他們之中有不少人受過伯爵的恩惠，再以言語暗示人們應該爲死去的伯爵報仇，同時不小心地說出罪魁禍首是沙賊，引起他們對沙賊的仇恨。

接著，他不停對人們訴說沙賊的貪得無厭，並且舉出許多例子。他告訴他們，如果不反抗的話，不但會讓伯爵死不瞑目，而且還會使那些可惡的沙賊認爲這個城市的人膽小怕事，因而會再度來到這裡，展開瘋狂的劫掠與屠殺。他以此對人們暗示，他們的家園與親人都有可能會被沙賊摧毀與殺掉。

在演講完畢後，儘管害怕會在戰場上死去，但更害怕會失去家園與親人的人們，爲了保護所珍惜的事物，只能選擇貢獻自己的力量，付出自己的性命。結果他們紛紛要求參軍。這使艾麗菲與歌森不得不承認，艾尼爾是個演講的天才。

當所有平民歸家後，歌森，艾尼爾與艾麗菲經過燈光搖晃，被跳起荒誕舞步的影子侵佔的走廊，穿越昏暗寂靜的樓梯，走過忙碌的僕人與騎士，最後來到戰略室。

「八百零一，八百零二...」坐在圓桌邊緣的歌森，雙手緊張地抓住一份頗厚的文件——上面以米粒般大小的文字，寫滿人們的姓名，年齡，以及住址——他的眼睛瞪得很大，正聚精會神地閱覽著，目光的銳利程度，彷彿能將文件貫穿，「...八百三十七，八百三十八。是八百三十八，我們竟然招募到這麼多民兵！」

「艾尼爾，你的演講很棒，爲我們成功帶來八百多名民兵。」露出興奮的笑容，艾麗菲帶著欣慰的表情，對正在把玩著棋子的弟弟說道。對於她的誇讚，對方的嘴角略微揚起，浮現冷笑，隨手拿起純白的棋子丟在桌上，帶著輕蔑的眼神，說出令人氣憤的回應，「不是我的演講棒，而是那些平民笨。」

他說話的態度燃起了歌森的怒火。

「你當人民是什麼東西？你知道這個城市和伯爵稱號的存在意義嗎？它們

都是爲了人民而存在的！」歌森憤怒地大聲斥責著，激動地站起來，猶如瘋狂的野牛般衝到年輕子爵的面前，堅硬的拳頭狠狠地擊中他的下巴，「你是將要成爲伯爵的男人啊！爲什麼能夠說出這種不知所謂的話！」

艾麗菲吃驚地望著被打倒在地上的艾尼爾，雙眼流露明顯的不知所措。她見到怒火仍未熄滅的歌森似乎想走上前將對方痛打一頓，於是連忙慌張地擋住他，嘴裡喃喃地說著「請保持冷靜」，「千萬不要衝動」之類的話。但弱不禁風的她，怎可能阻止身爲騎士的他呢。結果，她被粗暴地推開了。

「會成爲伯爵的人不是我...」吃力地撐起身體，搖搖欲墜地站起來的艾尼爾，用衣袖抹去從嘴角流出的鮮血，咬牙切齒地吐出來雜著怒火的說話，「不知道真相，卻輕易地受到謊言的操縱，不知道將要面對的敵人是多麼可怕，完全沒有懷疑過爲什麼要招募民兵，完全想不到那是因爲敵人太過強大，完全沒有會戰死沙場的覺悟，只抱住也許會生存下來的愚蠢妄想，這樣的人難道不是笨蛋嗎！」

艾麗菲與歌森的眼眸裡充斥著驚訝。他們似乎是不能相信眼前這個整天遊手好閒，一無是處的少年，竟然能夠說出這種一針見血的說話。令人難受的沉默因而冒起，於房間裡浮現。不知道在此刻可以說什麼話的他們，只有選擇沈默不語，眼睜睜地看著嘴裡吐出惡毒咒罵的艾尼爾，飛快地離開戰略室。

戰略室非常的寧靜，艾麗菲與歌森坐在圍繞圓桌的木椅上，默不作聲地注視著置放在棋盤上的棋子。數十隻站立於漆成象徵草原的翠綠的棋盤上，後面是城市的縮小模型的純白色棋子，被蟲油燃燈的光芒映照著，顏色異常慘白，猶如是以白骨所製。它們的瘦長影子，隨著火光的搖曳，跳起怪誕的舞步，看起來像是那些草原民族在進行著一場祭典，跳著祈求神明保佑的舞蹈。

歌森皺著眉頭，手肘放在桌上，如黑夜般漆黑的眼眸，殘留著怒火的餘燼，正瞪著自己握緊的雙手。他抬起頭，望向坐在對面的艾麗菲，然後張開乾燥的嘴唇，吐出將寧靜打破的說話，「我不認爲我做錯了。將人民視爲笨蛋的人，是不會成爲一個好的伯爵的。將這個城市交到這種人手上，只會招來滅亡。」

艾麗菲以手掌按在自己的額頭上，露出疲乏的姿態，「歌森叔叔，你不應該打人。」她的嗓音微弱無力，彷彿比貓踏在毛毯上的腳步聲更爲低聲。

「抱歉。但艾尼爾實在是太過分，所以我才會控制不住自己，忍不住出手打他。」歌森以帶著歉意的語氣對她道歉，然後站起來，踏著無聲的步伐，走到窗前將玻璃窗推開，讓夜風吹進來，凝望外面的景色——盡管只有無盡的黑暗——然後顯得憂心忡忡地說道，「艾麗，告訴你，我現在覺得非常後悔。他這種人是非常記仇的，我害怕他會故意與我作對，說不定會影響拯救國王陛下的行動。不如由你負責整個行動吧，我認爲艾尼爾可能會將它搞垮。」

「主教大人的命令，是要艾尼爾全權負責。」

艾麗菲搖搖頭，接著伏在冰涼的桌面上，以手爲枕，疲倦地半閉著眼睛。話才剛說完，她便聽到歌森的聲音從身後傳奇，竄進耳中，「主教的命令啊，這樣就沒辦法了。話說回來，艾麗，你要怎樣處理艾西大人的喪禮？是留待救出陛下

後才舉行，還是在明天舉行？大人的遺體...恐怕不能保存到我們救出陛下之後，除非你能夠用魔法將他冰封，使屍體不會腐壞。」

「冰封？你的意思是說寒元素魔法嗎？我懂得如何施展，但不能使用。」

「爲什麼？」

聽見艾麗菲的奇怪回答，歌森疑惑地轉身，背靠窗框，露出納悶的表情。很快地，他便得到對方的回應，「想要施展元素類的魔法，必須在充斥元素的地方出生。例如想施展寒元素魔法的話，必須在寒冷的境地出生。但是，我是在這個充滿暖元素的城市出生的。不過，除了冰封之外，還有其他的辦法，可以使父親的遺...體不會腐爛。」

「你不是說自己只能使用暖元素魔法嗎？」

「如果要施展元素類魔法的話，我的確只能夠使用暖元素魔法。可是並不是只有元素類魔法才能使屍體不會腐爛，其他類型的魔法也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伏在桌上休息的艾麗菲，以如同老師教導學生般的語調解說著，「例如時空類，咒術類。可是——」聲音突然停頓。片刻過後，她才繼續說道，「——歌森叔叔，我認爲你應該和艾尼爾商量這件事。」

「不行，絕對不行！我不會讓那個該死的老頭安葬在這個城堡裡！」

「艾尼爾，我的問題是問你選擇是在明天，或者是在我們救出陛下後，才舉行艾西大人的喪禮。至於大人會被安葬在那裡的問題，答案理所當然地是在這個城堡裡。」

「安葬？你要我每天都見到那個糟糕老頭的墳墓嗎？不要妄想！那傢伙的屍體，用不著土葬這麼麻煩，隨便燒掉就可以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火葬啊，即是將屍體掉進火裡燒成灰燼！」

「不可以！你不能——」

「這並不是請求，而是命令，是身爲子爵的我所發出的命令。歌森騎士，你沒有反駁與抗議的權利，你唯一要做的事，便是遵從我的命令，將那個老頭的屍體火化。還有，將那傢伙燒掉之後，你去吩咐士兵和那些愚蠢的平民作好準備，我要在明天早上出發。你打算去找艾麗菲那傢伙吧！可是，她只是女子爵而已！你應該知道，男子爵的地位，比女子爵高出許多！不要妄想讓她取消我的命令！只要她還未繼承伯爵的稱號，我便是這裡擁有最大權力與地位的人！」

「.....」

「你是聾子嗎？聽不到我的命令嗎！立即去執行！」

「.....遵命。艾尼爾子爵，請容許我告退。」

「滾吧！」

接著在數小時後，亦即是午夜時分，艾西伯爵的火葬儀式，在外城區的空地上舉行。

當太陽取代月亮，浮雲取代星光，淡藍猶如白色的天空取代漆黑的夜幕的時

候，沒精打采，看似是整夜未眠的艾尼爾——看來是因為士兵與僕人們，整個晚上都在準備出發的裝備與事宜，他們在走廊上奔跑，高聲地交談著，使城堡變得非常熱鬧與嘈雜——開口咒罵著，同時踏著疲憊不堪的步伐，來到甲蟲牧場的旁邊。

那裡種植了一顆粗壯的大樹。它約有七層樓般高，樹幹的直徑約有三米，露出地面的樹根猶如巨蟒，依附在旁邊的木屋，以及後面的城牆上。

右肩上放著糾結成一團的粗麻繩，身穿著輕便的標準飛蟲駕駛員服裝——皮製的深藍色飛行帽，佈滿無數袋子的淺藍色無袖外衣，同樣擁有數不清的袋子的黑色長褲，以及極薄的灰色長靴——的艾尼爾打著呵欠，走到大樹的前面。

有一條繩梯沿著樹幹通往濃密的綠葉叢中。

他以靈活的動作迅速地爬上去，竄進由綠葉與樹枝構成的世界裡，然後沿著看似很脆弱的枝椏繼續往上爬。他的視野裡只剩下深淺不同的綠色，以及樹枝的深棕色，耳中充斥衣服被葉子摩擦的沙沙聲，鼻腔裡則被清新的樹葉味所佔據。

最後，他來到一個平台。

這個隱藏在大樹中的平台，長約四米闊約三米，以厚實的木板與灰暗的鐵片建成，由數根糾結在一起的粗大樹枝支撐著，再以粗麻繩與幼鐵鍊固定。它在朝向東方的位置，伸出一條長達十多米的木板，貫穿前方的葉叢，往外面伸延。

平台上棲息著一隻瓢蟲。

艾麗菲來到城市的西邊城門。

無數的士兵映入眼簾，她能夠輕易地分辨士兵與民兵，前者整齊地排列成直線，站姿是標準的軍人姿勢，目不斜視地瞪著前方，緊閉的嘴唇並沒有發出半點聲音。而後者卻隨便地聚集在一起，分成許多人群，並且以頗大的音量談天說地，給予人一種像是走到市場的感覺，完全不像是快要出發上戰場的人，反而像是要去旅行似的。

帶著微笑，溫和地與每個人打招呼後，她走到隊伍的最前方，在那裡遇見騎在艾達甲蟲上的歌森。

依照他的指示，她找到一輛由兩隻長達四米的西多毛蟲拉著，外表頗為殘舊的二人用蟲車——長方體的外型，幾乎沒有任何花紋，只有在頂端有一個展翅螞蟻的雕刻；在兩側裝有兩個直徑約一米，看起來很沈重的木製車輪，在前端則突出一塊頗厚的木板，那是車夫的坐位；數條粗繩從蟲車的兩側與下方伸出，緊緊地綁住用來拉車的毛蟲，然後連接著另外數條固定在車夫位置上的繩子。

「啊！你為什麼會在這樣的？」

艾麗菲突然看到意想不到的人。那人笑著回答她的疑問。「原本身為傳訊兵的我，是不可以跟隨你們出發的，應該要逗留在城堡裡。但是我在昨晚向隊長申請，要求調職，於是便成爲了一個士兵。但由於我的武技與劍術實在差強人意，幸好懂得駕車，所以便被分配到這裡，來當艾麗菲小姐你的車夫。」他將遮住眼睛的頭髮撥開，然後繼續說道，「小姐，你不會介意我沒有事先徵求你的同意

吧...？」

「怎麼可能呢，」艾麗菲露出迷人的微笑，走到他的面前，「阿斯爾，請多多指教。」

瓢蟲所擁有的，猶如被切成一半的球體般的笨重身軀，是紫黑色的奇異顏色，上面散落著無數黑色的斑點。三對佈滿軟毛，漆黑的蟲足彎曲著，尖端的爪子緊緊地勾住平台的邊緣。巨大的眼睛與從頭頂伸出的觸角並沒有任何動作，牠顯然是在睡覺。

艾尼爾熟練地將帶來的麻繩——這種繩被飛蟲駕駛員以及騎士稱為『操繩』——綁住瓢蟲的前足，接著確定操繩綁緊，不會輕易鬆脫後，便敏捷地跳到牠的頭部與身體連接處——那裡有一個皮製的坐位——然後緊握著操繩，呼出一口氣，同時將兩邊的繩子扯到後面。

瓢蟲緩緩地醒過來，牠抖動觸角，三對蟲足用力支撐起身體，平穩地站起來。坐在上面的艾尼爾立即將手中的操繩拉緊，然後又放鬆，重複這個動作兩次。接到駕駛員的無聲指令後，牠展開用來提供升力的堅硬前翅，然後張開藏在前翅之下，那對顏色猶如透明的極薄翅膀。

牠的翅膀急速地上下擺動著，發出頗大的聲響，使人能夠以身體感受到空氣在震動著，覺得耳朵彷彿被塞住了似的，並且產生耳鳴。感到身體被強烈的氣流衝擊著，艾尼爾於是往後彎腰以緩和衝擊。瓢蟲已經起飛了，牠拍著翅膀，沿著由平台伸延至外面的木板飛出去，飛往廣闊的天際。

在空中迴旋數圈後，感受著清爽的涼風的吹拂，他操縱瓢蟲飛往城外。看著下方的城市不斷消失在自己的身後，他露出奇怪的表情，像是感到震撼，卻又覺得可笑，好像還夾雜一絲不知名的情感，但絕對不是留戀。刺眼的陽光灑在身上，為他帶來溫暖；微風吹起他的頭髮，帶走部分的暖意；偶然從身邊經過的飛蟲，帶來悅耳的鳴叫。

片刻後，艾尼爾來到城外。從空中看著無數大小猶如米粒的人們聚集在城門前，的確頗為壯觀。他能夠見到騎著艾達甲蟲的歌森，以及艾麗菲坐著的蟲車處於這隊千人隊伍的最前方。

某些偶然抬頭仰望天空的士兵，因發現他騎乘著的那隻瓢蟲而感到驚訝，於是忍不住叫喊起來。他們的叫喊聲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將人們的目光帶到瓢蟲身上。人們紛紛發出驚呼，畢竟在他們之中，只有極少人曾經見過真實的瓢蟲。直到歌森告訴大家那是艾尼爾與他的坐騎後，人們才收拾驚訝的心情，但依然忍不住望向那隻飛翔在空中，擁有紫色甲殼與黑色斑點的瓢蟲。

「我們這次的目標！是那群躲在沙漠裡的沙賊！」當見到所有人都注視著自己的時候，艾尼爾便大聲地宣佈，同時抽出掛在腰間的銀劍，以反射著炫目光輝的劍尖指向遙遠的西方，那一條淺黃色的地平線，「現在！我正式宣佈！出發！」他的聲音非常響亮，清清楚楚地傳到每個人的耳中。

【二部曲】旅程的結束

當晚，他們在綠草如茵的草原上的某個地方紮營。位於營地的中央是艾尼爾與艾麗菲的半圓形帳篷，歌森的長方形帳篷在他們附近，而民兵的簡陋帳篷——在四邊插上木棍，然後在上面鋪上劣質的麻布，以麻繩綁緊——圍成圓環狀包圍著他們，至於士兵的普通帳篷則在最外圍，充當防線。

原本應該是這樣的。但在紮營之後，士兵與民兵的位置卻交換了。這是艾尼爾的命令。他聽到歌森的佈置後，便大聲叫嚷著反對，理由是珍貴的士兵是主要的戰力，但民兵卻是用來消耗敵方兵力的。

將士兵的帳篷放在外圍，如果遇到什麼意外，例如是蝗蟲死海，蚯蚓遷移這些由昆蟲造成的災害，或者被野生昆蟲襲擊——例如螳螂，毒蠍，以及蜈蚣——等等，士兵便有可能最先受傷。但如果將民兵放在最外圍的話，即使有什麼意外，受傷與死去的也只會是毫不重要的平民而已。何況在內部的士兵會盡快前往救援，所以不必擔心民兵會有大量的傷亡，最多只會死傷數十人罷了。

聽到艾尼爾的荒謬解釋與命令後，歌森當時的模樣，看起來似乎是想衝上前揮劍將他殺死，但由於艾麗菲勸阻的目光，最後還是無奈地執行命令。

發佈完命令之後，艾尼爾以散步般的步伐，悠閒地來到自己的帳篷前面。位於一顆枯樹旁邊，半圓形的紫黑色帳篷，大小可讓三個人在裡面舒適地睡覺，在它的附近，停留著一隻擁有怪異顏色的瓢蟲。他走到瓢蟲的旁邊坐下來，雙手放在膝蓋上，背靠著牠那冰涼的甲殼，仰望滿天星光。

隨著睡意的來訪，在他的眼中，閃爍的星光變得暗淡，迷糊不清，彷彿被白色的雲霧遮住。就在他徘徊在閉眼與睜眼之間，快要陷入沈睡的時候，卻聽到有人在呼喚自己。「子爵大人？」那是一名年輕的士兵。

「幹嗎啊？」頓時清醒過來的艾尼爾，不悅地質問道。

士兵的雙眼浮現明顯的厭惡。他以毫無情感的冰冷語調報告著，「歌森大人請你去他的帳篷一趟。他說有事要和大人你商量。」

片刻過後，艾尼爾才慢條斯理地走進歌森的帳篷——擁有長方形的外型，外面是淺灰色但裡面卻是深藍色，面積大概能容納十多人走進去仍不會覺得擠迫，用途是臨時戰略室，兼歌森睡覺的地方。

帳篷裡面的地上鋪著顏色單調的純色毛毯，周遭擺放著無數的地圖，捲曲成圓筒狀並以幼繩綁住的羊皮紙堆積成山，還有許多各式各樣的物品——例如指南針，風向計等等，甚至連鐵匠用來修理武器與盔甲的工具也有——被隨便地丟在地上。

歌森與艾麗菲沈默不語，盤著腿坐在地上，凝望一張置放在他們中間的地圖。

見到艾尼爾走進來後，歌森才開口說話，「這裡是我們居住的城市，森蟻市。」他指著地圖的右邊，那裡被漆上淺綠色的顏料，上面有一個小黑點，下面以黑色墨水寫上細小的文字。「我們要走的路線幾乎是直線，從森蟻市出發，往西方前進。以目前的速度，大約在後天的早上，便能到達艾達鎮，我們能夠在那裡進行

補給。之後估計再走多一天，便會去到位於沙漠邊緣的城鎮——邊緣鎮。」

「我們要在邊緣鎮再次進行補給嗎？」

對於艾麗菲提出的問題，歌森這樣回答，「不用再補給，因為邊緣鎮的物價非常高。我們會在艾達鎮購買足夠的食糧與清水。當抵達邊緣鎮，找到嚮導後，便立即出發，盡快進入沙漠。我估計要走到沙漠的中央，應該需要一天左右。直到那裡為止，一切都很簡單，應該會很順利。」

「還要再走多三天啊？實在是太慢了！可以再快一點吧？」

一直沒有坐下來，而是選擇站在帳篷入口處的艾尼爾，不悅地吐出他的抱怨。歌森抬頭望了他一眼，接著讓視線回到地圖上，「不是三天，而是四天。」他將手指從地圖的右方移到左方，「我們會在艾達鎮停留半天，然後才繼續前進，這樣做應該能在四天之後的早上到達沙賊的巢穴。如果不停留半天，反而蟲不停足地趕路的話，我們可能會在晚上到達。對於不能適應沙漠夜晚的寒冷氣溫的我們，是非常不利的。」

「我們到達沙漠中央，找到那些沙賊的巢穴之後，應該怎麼辦？」

這是艾麗菲的問題。

「這正是我想和你們商量的問題。畢竟那裡是敵人非常熟悉地方，甚至可以說是他們的家，但是我們卻是人地生疏，對於沙漠幾乎沒有絲毫的了解。如果輕舉妄動的話，很容易會對敵方有機可乘，輕易地將我們擊敗。因此，我們必須商量對策，希望能夠在傷亡達到最低的情況下，順利救出國王陛下。」

「唔，我們應該要——艾尼爾，你要去那裡？」艾麗菲正打算回應歌森的問題，卻見到自己的弟弟朝帳篷外走去，於是連忙叫住他。

「你是笨蛋嗎？當然是睡覺啦！我覺得非常疲倦啊！」艾尼爾望著艾麗菲與默不作聲的歌森，嘴角略微揚起，露出冷笑，輕蔑的眼神，彷彿認為他們都是笨蛋似的。接著，他二話不說地離開了帳篷。

「...在吟遊詩人的口中，主角們帶領龐大的軍隊出兵，攻打其他地方。他們的旅程通常都是曲折離奇，驚險刺激，絕對不可能風平浪靜，一路平安的。可是現實卻剛好相反，這趟旅程可以說是無風無浪，非常單調與無聊。前進，停下來休息，再前進，再休息，然後吃飯，接著還是繼續前進，千篇一律地不斷重複。這太沒趣了。」年輕的聲音，低聲地碎碎念著。

「阿斯爾，你不應該有這種想法。我反而希望旅程可以繼續這麼無聊，因為這代表我們不會遇到任何意外，能夠順利地到達目的地。如果發生意外的話，可能會有人受傷，或是死去。我實在是不想見到這種事情.....」獨自身處於二人用蟲車裡的艾麗菲，透過不算太厚的木板——聲音能夠勉強地傳達——與正在外面駕車的阿斯爾聊天。她輕輕地拉開上面繡有螞蟻圖騰的淡紫色窗簾，往窗外望出去。

她的視野隨即被無數的事物佔據。

穿著沈重的鋼鐵盔甲，手持棕色圓盾與灰黑色長槍的士兵們，騎乘在艾達甲

蟲上，以飛快的速度在大地上奔馳，彷彿在敲擊著名為大地的戰鼓，帶來震耳欲聾的巨響，揚起大量的沙霧塵煙——深棕色的煙霧裡，夾雜著灰色的礫石，以及乾燥的泥沙。

光滑的表面反射著日光的灰黑色盔甲，閃爍著金屬的獨特光澤。鋼製的長槍，流露出殺戮的氣息，像是在顫抖著，渴望著溫熱的鮮血。直徑約一米，刻上螞蟻圖騰，外表十分殘舊的木製圓盾，看起來似乎不能承受任何攻擊，彷彿只要輕輕碰到，便會破裂成無數的碎片。

艾達甲蟲擁有的漆黑甲殼，散發猶如鋼鐵般的光芒。牠們的外形就像是穿上厚重盔甲的肥胖毛蟲，擁有十二對短小但粗壯的蟲足，儘管身軀非常沉重，但卻能以極快的速度爬行。雖然很快，但卻毫不舒適。由於艾達甲蟲的蟲足非常短小，所以牠們所承受的沖擊力便直接傳到坐在背上的騎士身上，使他們不停地因震動而上下顫抖著，唯有盡量使身體隨著胯下的坐騎的步伐搖擺，以減輕震動所帶來的難受感覺。

越過穿著標準裝備的士兵，便能隱約見到那些只穿上輕便的服裝——大多數是輕皮甲，薄皮帽，普通長褲，以及木靴——的民兵，雙手笨拙地拿著斧頭或是鐵劍，甚至是木棍，踏著飛快的步伐跟在士兵們的旁邊。儘管在出發之前曾經抗議為什麼士兵會有坐騎代步，但當他們見到坐在艾達甲蟲上士兵們，身體顫動得彷彿快要散開似的，便慶幸自己能夠跑步。

「對不起，艾麗菲小姐，我、我——」阿斯爾的慌張聲音將艾麗菲的注意力從窗外的景物上拉回來，但話還未說完，他卻突然閉上嘴巴。

「嗚嗚嗚——」

低沈的號角聲突如其來地響起，彷彿是從遙遠的地下傳來的哀鳴似的。接著，一切都停下來。

窗外的士兵們迅速地拉緊操繩，使奔跑中的艾達甲蟲減慢速度，緩緩地停下來。民兵們儘管記得歌森說過如果聽到號角聲，便要立即停止前進，但因害怕自己可能聽錯，或者是誤會了歌森的意思，所以忍不住望向旁邊的士兵。當見到對方都停下來後，他們才紛紛由奔跑變為散步，再由散步變為站立。

負責駕車的阿斯爾發出的斥喝聲竄入耳中，然後艾麗菲便感覺到蟲車停止了前進。周遭突然變得很寧靜，她甚至能清晰地聽到拉車的西多毛蟲——堅韌的身體與地面摩擦時所產生——的沙沙聲。接著，車廂的門被緩緩地打開。將頭伸進進來的歌森，見到她掛在臉上的疑惑表情後，便開口說明，「艾麗，我們已經到達艾達鎮。」

「是嗎？原來我們已經到達了。」露出感興趣的模樣，艾麗菲飛快地離開蟲車，穿著長靴的雙腳落在鋪滿野草的大地上。從駕駛坐上敏捷地躍下來的阿斯爾，走到她的前面，舉起右手，以筆直的手指指向西方，讓她便找到位於不遠處的艾達鎮。

艾達鎮與普通的小鎮沒有半點不同。簡單的街道，並沒有鋪設任何石板；擁有相同外型的房舍，高約兩層，以劣質樹木加工製成的木材為牆，混合泥土與其

他物質造成的灰色瓦片為頂，半透明的淺藍色玻璃為窗；隱約能夠見到衣著簡單樸素的鎮民，踏著輕鬆的步伐，穿梭在大街上；在鎮的中央，有幢獨特的三層高建築物，顯然是鎮長辦公的地方。

這是個非常樸素的小鎮，散發著一種和諧的氣氛。

微風吹起艾麗菲那些猶如純金打造的長髮，吹拂著她的淡藍色連身長裙；呼呼的風聲，在她的耳邊演奏著自然的樂章；清新的青草與泥土氣味，紛紛竄進她的鼻腔裡。感受大自然的氣息，感到身心舒暢的她，對身旁的歌森問道，「我們要在這個美麗的小鎮進行補給嗎？」

「沒錯。在片刻後，我會帶著五十多名士兵，前往艾達鎮採購食物與清水。」歌森打量著小鎮裡的建築物，目光沿著它們的輪廓游移著，「艾麗，你留下來吧。我想讓你看管著艾尼爾，千萬別讓他亂來。」

「歌森大人！」一名留著黑鬍鬚的中年士兵突然跑過來，焦急地將一件突發的事告訴他，「報告！艾尼爾子爵剛才帶著數十名民兵離開，說是要到前面的小鎮購物。離開之前，子爵他要我向大人你轉達一句話——『歌森，你必須與艾麗菲留在這裡，絕對不能離開，補給的事由我負責。這是命令，記著，是命令啊。你是絕對不能違抗的。』」

聽到士兵的報告後，歌森露出苦笑。他喃喃自語著，祈求艾尼爾千萬不要惹事生非。站在旁邊的阿斯爾，則是氣憤地咒罵著，但由於艾麗菲在他的前面，所以不敢大聲地將粗話說出來。

「歌森叔叔，我們要怎麼辦？艾尼爾他.....」遠眺著小鎮的艾麗菲，擔憂地問道。

「還能怎麼辦？只有等他回來。他應該不會胡亂花錢，買些沒有用的垃圾回來吧。畢竟我們並不是擁有很多錢。」歌森說著連自己也不太相信，只能說是奢望的話。他的目光落在位於不遠處的小鎮上，伸手搔著頭頂上的凌亂黑髮，吐出煩惱的嘆息。

纖細的手輕輕地拉起遮住門口的麻布，悄悄地探頭，查看對方是否在場後，艾麗菲便遲疑地邁進長方形的帳篷裡，「歌森叔叔.....那個...艾尼爾已經回來了。」她的聲音聽起來夾雜著憂慮，但顯然並非與艾尼爾有關。

「我知道。剛才已經有士兵來向我報告了。」

正盤坐在地上的歌森，凝望繪畫在泥土色羊皮紙上的地圖。他的眼神，彷彿是想從那些代表各條大道，縱橫交錯的線條上；從散佈在各處，代表城市與小鎮的黑點中；以及從無數在黑點之下，那些米粒大小的文字裡，找到一絲靈感，能夠幫助他想到可行的對策。「他難得地不犯錯，竟然沒有買其他多餘的東西。而食物與清水的份量剛剛好，與我估計的需求量相同。而且，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沒有招惹半點麻煩回來。看來經過這次的事件，他終於略微變得有點可靠了。」

「叔叔...」艾麗菲莫名其妙地露出欲言又止的表情，似乎不敢直視對方。這使歌森將目光從地圖上移開，納悶地抬起頭，看著突然垂下頭的她，以關心的語

氣問道，「艾麗，發生了什麼事情？該不會是艾尼爾那小子真的招惹到什麼麻煩吧？」

「不、不是這樣的！」她即刻慌張地否認，反常地露出驚惶的模樣，支吾其詞地說出她的請求，「我..我是想...叔叔你...可以幫我詢問其他人，問他們有沒有見到我的頸鍊嗎？」

「喔，原來如此。」歌森眨眨眼睛，接著問道，「你是說那一條掛著一顆姆指般大小，外形與顏色很像心臟的不知名結晶，鍊子是以純銀製造的頸鍊嗎？」她點頭回應，「你是懷疑有人偷走它吧。唔，的確，那條項鍊看起來價值連城。會勾起人們的貪婪之心，是理所當然的事。可是，我認為你不應該抱太大的期望，畢竟我們有一千多人，沒有可能審查每一個人的。反正那只是一條頗為名貴的頸鍊而已，而且應該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吧？」

「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它是我在城堡的三號地牢裡發現的。」艾麗菲搖搖頭，走到歌森的身邊，緩緩地跪坐下來，望著正想開口提問的他。「叔叔，我猜你是想說，它會不會被艾尼爾拿走。但這是不可能的。比它名貴的東西，艾尼爾擁有許多，所以是會無緣無故的將它拿走。何況，他根本不知道那條項鍊的真正用途——」話才說到一半的時候，她突然閉上嘴巴，接著慌亂地站起來，結結巴巴地向對方告辭，「對不起，我還是回去再仔細找一找...」

「你想說真正用途吧。」歌森飛快地走上前，以寬闊強壯的身軀擋住她的去路，「艾麗，那條頸鍊有什麼用途？看來是和魔法有關。看到你那焦急擔憂的模樣，可以推斷出它應該具有一定程度的危險性，十之八九是件非常危險的魔法物品。而現在，它卻不見了，可能是不小心遺失，亦可能被人偷走。你肯定沒有人知道它的真正用途嗎？」他嚴肅地問道，堅決的聲音，使艾麗菲露出認命的表情，無奈地將自己所知道的資料全都傾吐出來。

「普通人根本不可能知道。即使是魔法師，也只有小部分人才知道它的存在與用途。我是根據它的外形，翻閱無數古老的禁書後，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低垂著頭，讓長髮遮住臉龐的她，以微弱的嗓音訴說著，「『鮮紅血色，輪廓猶如人心，名為哈普羅之石，以命為祭品，祈求心願之達成，命愈多，願愈能達...』書裡是這樣說的.....」

「這是什麼意思？」

「那條頸鍊的名字，是哈普羅之石。它是用來許願的...」

艾麗菲停頓數秒後才繼續說下去，似乎是在思索著該怎樣說明，「...以人的生命作為代價，呼喚出名為哈普羅的惡魔，然後他便能達成你的願望。願望只能有一個，而它的成功率，則是根據以多少生命作為祭品來決定的。據說如果許下想擁有世上最強力量的願望，便必須犧牲整個國家所有人的性命，才能使它實現。我估計，如果許下願望，希望惡魔哈普羅救出國王陛下，並平安地將他送回首都的話，只需要一個人的性命。所以...」

「所以你打算，如果我們不幸戰敗的話，便會使用那條邪惡的頸鍊，犧牲自己的性命，使國王陛下得救，從而拯救所有居住在森蟻市裡的人。」歌森緊皺著

眉頭，露出凝重的表情，漆黑的眼眸以冰冷的目光瞪著艾麗菲，沙啞的嗓音裡，夾雜著憤怒的情感，「幸好那條頸鍊不見了。艾麗，我們一定會勝利，絕對不會戰敗的。你不必犧牲自己的性命...去讓人民能夠活下去.....」他的聲音漸漸變得柔和，「我方有一千多人，但敵方只有五百人。兩倍的兵力，沒有可能會輸的。還有，我已經想到可行的對策，你不用擔心。」

「對不起.....」艾麗菲低頭道歉。然而，在聽到歌森的保證後，她那雙翠綠的眼眸，卻飛快地略過一絲懷疑，似乎是不認為對方已經想到可行的對策。

在艾達鎮的郊外休息半天後，由艾尼爾領導的千人隊伍再度出發，朝著西方的沙漠趕路。當天色昏暗的傍晚來到的時候，他們便在某條綠色的混濁河流旁邊紮營。月落日昇，於第二天的清晨醒過來的他們，隨便吃完早餐後，便飛快地收拾營地，整理行囊，然後加快速度繼續前進。最後，他們終於在當天的下午，到達沙漠的邊緣，以及邊緣鎮的附近。

遠處的地平線，呈現乾旱的淺黃色，被毫無邊際可言的廣闊沙漠所佔據。邊緣鎮坐落在它的右方，是個頗大的城鎮，外表與艾達鎮幾乎沒有半點不同之處。唯一有差異的地方，是它們給予人們的感覺。如果說艾達鎮象徵著和諧的樸素的話，那麼邊緣鎮便是瘋狂的混亂的代表。

「歌森叔叔，這個小鎮，看起來好像很糟糕。」剛坐蟲車裡走出來的艾麗菲，壓低聲音地對站在旁邊的歌森說出她的評價，像是害怕被別人聽見。

「事實上，邊緣鎮這個地方，的確是非常糟糕。」歌森笑著回應她的評論，樣子看起來，似乎已經忘記那一件發生在昨天的事——哈普羅之石的遺失。「由於靠近沙賊橫行的沙漠，所以鎮裡的居民大多數是退休的騎士，士兵，傭兵，或者是罪犯。只有這些人才能在這裡生存下來。偶然，亦會有沙賊進入鎮裡流連，以及進行補給。充斥無數這樣的居民的它，自然會成為暴力的天堂。」見到艾麗菲投來疑惑的目光，他於是加以解釋，「意思是，如果你擁有強大的力量去行使暴力的話，這裡便是你的天堂，你的烏托邦。」

「不錯的城鎮喔。幹嗎莫名其妙地停下來？」猶如幽靈般突然冒出來的艾尼爾，毫無禮貌地質問道。走路沒有半點腳步聲的他，讓其他人嚇了一跳。「我們還要繼續前進呢，快點進入沙漠啊！」

「對沙漠毫不熟悉的我們，需要到邊緣鎮裡去找嚮導。另外，由於在之前的艾達鎮，某位大人莫名其妙地下達任何人都不准進入小鎮，違規者斬首示眾的命令，所以沒有收集到半點情報。」耐心地回答的歌森，有意無意地望向艾尼爾，「因此我們需要在這個小鎮裡收集情報。關於那群叫做沙漠蚱蜢的沙賊的情報，我想只要付錢的話，應該有許多人會知道，並且願意告訴我們。」

「不行！」艾尼爾高聲叫嚷著。

「什麼不行？」艾尼爾，你怎麼了？」

面對著同時說出的問題的歌森與艾麗菲，艾尼爾以天藍色的眼眸，生氣地瞪著他們，以不容許任何人反駁的語氣說道，「你們不能擅自離開！需要什麼情報，

什麼嚮導的話，由我親自去找！你們全部人留在這裡，我自己一個人去那個什麼邊緣鎮！」

「可是你不懂——」

「這是命令！」

歌森不加思索地立即反駁，卻被艾尼爾一句斬釘截鐵的話打斷。他怒不可遏地瞪著年輕的子爵，顫抖著的雙手緊握成拳，雙腳往前踏步——在深棕色的泥地上，留下許多很淺的腳印，可見他的步伐是多麼用力——走到對方的眼前。兩人之間的距離，只要其一人往前走半步，便會撞到另一人。「你什麼也不懂，不要在這裡搞亂。」他盡量以平靜的聲音說道，但卻難以壓制隱藏在其中的怒火，以致語調變得顫抖起來。

「你這傢伙——」

「大人！」原本離開了的阿斯爾突然出現，並以響亮的聲音插嘴，招來眾人的目光聚集在他的身上。屈膝單腳跪地，低頭望著地上的他，無視歌森與艾尼爾之間，那種緊繃著的氣氛，旁若無人地對艾麗菲報告道，「有一名自稱是沙漠嚮導的中年男人，要求與子爵大人說話。請問小姐，我們應該怎樣處置他？」

「趕走他——」

這是艾尼爾的回應。

「不。」歌森望了艾尼爾一眼。從他的那雙猶如深淵般深不見底，猶如黑洞般彷彿能將人吸進去的漆黑眼眸裡，能夠發現明顯的不滿。「你不讓我們去鎮裡找嚮導。而現在既然有嚮導來找我們，當然應該見一見他。說不定可以僱用他，並且從他的口中獲得有用的情報。」他轉身揮手示意阿斯爾站起來，「麻煩你立即去將那名男人帶過來吧。」

望著阿斯爾的背影漸漸變小，艾尼爾似乎想對歌森破口大罵。但不知為什麼，最後他卻沒有張開嘴巴，沒有發出半點聲音，只是默不作聲地將目光移向西方，遠眺遠方的地平線，以及萬里無雲的晴空。

「各位大人，我叫做瑪克，是個沙漠嚮導。」

跟隨阿斯爾來到眾人面前的中年男人，以恭敬的姿態跪地行禮。

他的模樣給予人一種身經百戰的印象——被陽光曬黑的深褐色皮膚，佈滿各式各樣，大小不同的傷疤，例如被刀斬傷，被昆蟲咬傷，被沙漠的烈日曬傷等；結實的肌肉，看起來猶如岩石般堅硬，彷彿即使是鋼鐵匕首也不能刺穿；擁有接近方形的輪廓的臉龐上，黑鬍鬚從下巴往兩邊往上伸延，直到耳邊，連接著垂下來的頭髮；紫色的眼眸，流露著警覺與冷靜，目不傾斜視地迎上歌森那毫不客氣的打量目光。

看來像是個戰士的他，給予人一種可以毫無保留地信賴他的感覺。

「你為何來這裡？」露出讚賞的眼神，歌森略帶友善地詢問他，「你為什麼認為我們需要嚮導呢？」

「這位大人，」瑪克低頭回答，並沒有從地上站起來，雖然一直保持單膝跪

下的辛苦姿勢，但卻沒有露出半點不悅的表情。「結伴成群來到此地的人們，大多數都是想要進入沙漠的。可是除了在這裡土生土長的嚮導之外，沒有人能夠走進深不可測的沙漠，到最後還能活下來。所以才需要嚮導的存在，沒有嚮導卻魯莽地進入沙漠的人，只有死路一條。而大人你們，我估計應該有一千人左右，來到這裡，沒有可能是想到邊緣鎮觀光。那只剩下一個可能性，便是要進入沙漠，說不定是爲了那些爲非作歹的沙賊。既然如此，你們理所當然會需要嚮導。」

「唔，你說得沒錯。」歌森緩緩地點頭，「但是，我不想僱用你。抱歉，請你回去吧。」

「我只需要知道目的地的所在，其他的一切，與我無關的，絕對不會過問。」彷彿聽不見對方的話，瑪克依然跪在地上，繼續說下去，「僱用我，只需要這個價錢。」隨即說出一個使人嚇一跳的金額後，他便抬起頭，默不作聲地凝望著艾尼爾與艾麗菲，以及歌森。

「我們爲什麼要僱用你？」思索片刻後，歌森故意以冷淡的聲音問道。

「大人，這是個非常便宜的價錢。」瑪克直視他的眼睛，冷靜地回答，「如果到鎮裡的話，即使花費數倍的金錢，也只能找到一個三流的嚮導，而且還有可能會被騙。也許你認爲我是騙人，因爲只收取這麼便宜的價錢。但是，老實告訴你，我並不是爲錢的。事實是今天我出來散步的時候，碰巧見到你們，想到已經很久沒有進去沙漠，很久沒有爲人擔任嚮導，所以才毛遂自薦而已。」淡紫色的眼眸裡，只有坦蕩蕩的真誠。平靜的聲音中，只有令人信任的誠懇。

「不行！」一直沈默不語，無聊地東張西望，一會兒看天，一會兒望地的艾尼爾，突然向瑪克投以露骨的猜疑，以毫不友善的語氣插嘴，「你有那裡像一個嚮導啊？根本就一點都不像！看你的舉止，言語和樣子，反而像個身經百戰的戰士。說不定你是由強盜，或者是沙賊偽裝的騙子，試圖誘導我去到你的巢穴，然後將我殺死，從而奪取財物！我才不會相信你，亦絕對不可能僱用你！快點滾蛋吧！」

「我自幼在沙漠附近的邊緣鎮長大，相信你已經知道那裡是個怎樣的地方。暴力與鮮血，紛爭與殺戮。要在這樣的地方活下去，並且長大成心，你知道有多麼困難嗎？爲食物而打鬥，爲清水而戰鬥，爲工作而殺人，我從來不加以掩飾自己就是以這樣的方式，才能存活至今。這就是我爲何看起來像是個戰士的原因。」瑪克以沈重地語氣說道，「十三歲的時候，我成爲嚮導，直到今天，已經帶領過數千人走進沙漠，並且平安地回來。我熱愛沙漠嚮導這份工作，幾乎可以這樣說，我是爲它而生的。我的夢想是在死後，能夠以沙漠作爲我的墳墓，以山丘爲墓碑，風沙的吹拂聲爲送葬曲。」

「不知所謂！只有無藥可救的笨蛋，才會相信——」

「現在，請各位大人決定，是否僱用我爲你們領路。」瑪克垂低頭望向地面，顯得非常平靜，沈默地等待著對方的答覆。

歌森與艾麗菲以眼神交流了片刻後，便陷入短暫的沈思。最後，制止正欲呼叫士兵前來將瑪克痛打一頓，然後趕走的艾尼爾後，他緩緩地走上前，跪下來伸

出雙手，扶起眼前這個一直跪在地上的男人，以友善的語氣說出他的決定，「瑪克先生，我決定僱用你作為我們的嚮導，歡迎你的加入。」

接著，他望向氣沖沖的艾尼爾，「子爵大人，看來不用勞煩你去鎮裡走一趟了。」

事實證明歌森的決定是正確的。

瑪克對於沙漠的瞭解程度，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沙漠像是他的身體的一部分般。他能夠感受到氣溫的變化，沙丘的改變位置，以及風沙的出現。而且對於各種棲息在沙漠裡的昆蟲，他都非常熟悉。他就是憑著這種熟悉，多次將士兵們的性命從鬼門關拉回來。才剛走進沙漠約半小時左右，他便將這隊千人隊伍帶到一個頗大的綠洲上休息，補充水分。

身穿連頭罩的麻布斗篷——用途是防止被陽光灼傷——背靠樹叢而坐的歌森，向站在綠洲邊緣的瑪克詢問關於沙賊『沙漠蚱蜢』的情報。正在觀察著沙漠變化的瑪克，想了片刻後，才對他道歉，說自己從未聽說過那群沙賊的存在。坐在附近喝水的艾尼爾，嘴唇輕微地開合著，似乎是在碎碎念著什麼，然後發出譏諷的笑聲，然後飛快地離開。

得不到情報的歌森，喃喃自語地推斷著，「既然連在這裡土生土長的瑪克也未曾聽說過沙漠蚱蜢的名字，那麼他們應該只是屬於小型的沙賊團而已。可是，這樣的一個沙賊團，竟然夠膽綁架國王陛下，似乎不太合理，實在是匪夷所思。難道，在背後有人想暗中除掉陛下，使王子殿下登基為王？這難道是一個大陰謀？說不定背後的首腦，是……」他皺起眉頭，臉色突然變得異常凝重，「...艾麗菲好像說過，他曾經對她說，即使陛下被殺掉，他還有王子殿下……莫非，真的是他？」

當夜，他們在另一個綠洲上紮營。沙漠的夜晚非常嚴寒，偶然更吹來刺骨的冷風。由於不能適應氣溫的極端變化，所以士兵們都紛紛在身上裹上厚毛毯，躲在帳篷裡睡覺。而只有簡陋的帳篷——沒有絲毫抵擋寒冷的能力——的民兵們於是緊靠著彼此的身軀，在外圍裹上數層厚厚的毛毯，以取暖抗寒。

艾麗菲在吃完晚餐後，便立即回到自己的帳篷裡睡覺。就連歌森也感到受不了，不能適應氣溫的變化，早就選擇放棄，鑽進溫柔的睡袋裡休息。只有兩人，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依舊在外面流連，並沒有回帳篷裡睡覺。

瑪克以著迷的目光，猶如望著自己深愛的人般，凝望漆黑中的沙漠，感受著從遠方吹來的寒風。置放於周遭的火堆，仍未熄滅，正啪啪地燃燒著。火光映照在他的臉上，那雙紫紅色的眼眸，反映火焰的模樣，流露著感慨萬千的情感。艾尼爾穿著只有裝飾功能的盔甲，隨意披上淺棕色的麻布斗篷，站在他的後方，背靠著粗糙的樹幹，雙手交叉地放在胸前，猶如深海般陰沈，深藍如黑的眼眸，注視著坐在前方不遠處的草叢旁邊的他。

瑪克那低沈凝重的聲音，突然傳到艾尼爾的耳中。他似乎只是在自言自語，

卻又像是在與年輕的子爵傾吐著，亦像是在對著某個不在場的人訴說著，「...這片沙漠，應該是神聖的。我絕對不容許...任何人在這裡幹出傷天害理的事。沒錯，絕對不能容許。那些沙賊.....」

艾尼爾沒有任何回應。他抬頭仰望漆黑的天際，讓暗淡的繁星映入眼簾，靜靜地傾聽著對方的說話。

第二天的中午，當眾人吃完午餐後，正打算出發，繼續前進的時候，卻聽到士兵傳來突發的消息——瑪克突然失蹤了。到處都找不到他的蹤影，沒有人知道他去了那裡，沒有人知道他為什麼失蹤。這使歌森顯得焦慮不安，使艾麗菲露出憂心忡忡的模樣。他們顯然是在為未來而擔憂，不知道該怎麼辦。

在原地停滯不前，逗留的時間已經超過半小時。被灼熱的烈日陽光暴曬著，猶如置身於火爐般；被夾雜沙塵的熱風吹拂著，弄得滿嘴乾沙；視野裡盡是淡黃色的世界，一成不變的景色，使人心情變得煩躁。最後似乎是受不了，感到極度不耐煩，原本躺在瓢蟲旁邊，讓牠的影子為自己遮擋日光的艾尼爾，忽然站起來叫嚷著，「立即出發！出發啊！與其在這裡無所事事，我寧可到處走走，碰碰運氣啊！那傢伙說過呢，我們已經很接近目的地了！應該可以很快便能去到啦！」

「可是.....」緊皺著眉頭的歌森，似乎是想開口反駁，但最後卻嘆了一口氣，低頭陷入沈思。

「可是什麼啊？你有更好的辦法嗎？沒有的話就出發啊！」

儘管歌森與艾麗菲都認為這是個非常愚蠢的辦法，但由於他們自己無論怎樣左思右想，也想不到其他辦法，於是唯有讓艾尼爾亂來，無奈地執行他的命令，吩咐士兵收拾心情與行囊，繼續朝著不知道在何處的目的地前進。

半小時後，他們到達某個綠洲的附近。

綠洲的面積很大，大概是兩三個邊緣鎮左右，由地平線的左邊盡頭，一直延伸到右邊盡頭。它被無數的巨樹——高度彷彿能觸及雲端，粗壯的樹幹即使是數十人也不能環抱，似乎已經在此地度過悠長歲月——佔據著。從外面看起來，異常地壯觀，使人嘆為觀止，感嘆自然的力量是多麼不可思議，竟然能夠塑造出這樣的境地。

凝望飄盪著怪異氣氛的綠洲森林，歌森指揮著士兵們謹慎地以緩慢的步伐，提高警覺地前進。

突如其來的哨子聲從樹林裡傳出。聲音尖銳且響亮，猶如某種具有危險性的昆蟲在鳴叫著。

接著，在歌森他們還來不及作出反應之際，無數的黑影從林間跳出來，躍往天際，最後再落在沙丘之上，揚起大量的塵埃。當塵埃煙霧消散，熾熱的日光灑下來，驅散黑影們身上的陰影後，數不盡的蚱蜢騎兵隨即映入眾人的眼簾。身穿輕便的裝束——輕皮夾配上薄長褲，再加上淺白色的披風與皮製頭套——的騎兵們，手持外形如同新月般，散發著銀光的彎刀，胯下騎乘的昆蟲正是沙賊慣用的

沙漠蚱蜢。擁有尖削頭顱的牠們，粗糙的外殼，是能於沙漠中作為偽裝的枯黃色，特別修長的後肢，顯得強而有力，長滿硬毛的蟲足，使牠們能在柔軟的沙地上輕易地，迅速地跳躍。

這些蚱蜢騎兵，應該就是沙賊，而且顯然是歌森他們正在找尋著的沙賊團『沙漠蚱蜢』——因為在沙賊們穿著的輕皮甲的左胸上，刻有枯黃色蚱蜢的圖騰。

艾尼爾騎乘的瓢蟲，原本是在離地數米的低空飛行著。但當他見到沙賊的出現後，便立即焦急地拉扯著操繩，讓坐騎飛快地上升至離地一百多米的空中，並且迅速地後退，直到千人隊伍出現在自己的前方為止。他張開嘴巴，大聲地呼喊著，「敵人就在我們的眼前！迅速前進！衝啊！殺啊！」

聽到命令的三百多名士兵與八百多名民兵，帶著滿腔熱血，衝向停留在前方不遠處的沙賊。同時，位於他們的對面，那些人數只有四百左右的沙賊，以單手熟練地操控著操繩，另一隻手則鞭策著胯下的坐騎，使牠們躍到空中，最後落在士兵與民兵們之間。

激烈的戰鬥，一觸即發。

騎在艾達甲蟲上的歌森，以沉重的長槍從上至下貫穿某個沙賊的胸膛，飛快地將它抽出來，帶出溫熱的鮮血，灑落在地上形成怪誕的圖案。他的右手揮舞著手中武器，左手緊握操繩，用力往右方拉扯，使胯下的甲蟲撞開數名敵人與他們的坐騎，在戰場上奔馳，穿梭在互相戰鬥的人群之間。

他一邊保持警覺性，一邊東張西望地打量著四周。

儘管敵人只有四百多人，但由於全部都是騎士，所以並沒有處於劣勢。相反，歌森他們雖然擁有一千多人，是敵方的兩倍以上，但卻只有三百人是騎士，其他的人都是步兵。而且騎乘的昆蟲還是笨重的艾達甲蟲，牠們那沈重的身軀在柔軟的沙地上，舉步維艱，短小的蟲足不斷地陷入沙土中。與行動敏捷，身軀輕盈，驚人的跳躍力，擁有完全是為了能在沙漠的惡劣環境生存而演變而成的身體的沙漠蚱蜢對抗，牠們根本就沒有半點優勢可言，甚至陷入劣勢。

歌森以精湛的騎術，操控著坐騎不斷地在沙地上奔跑。他的長槍刺穿無數敵人的胸腔，肩膀，大腿，以及頭顱，冷酷地奪去數不盡的生命。他讓鮮紅的血液沾上灰黑色的盔甲，沾濕凌亂的頭髮，帶來腥臭的血腥氣味。漆黑的眼眸，被殺意所佔據，每個被他瞪著的敵人，都會在剎那間被鋼製的長槍貫穿。

民兵們死傷慘重。身穿的裝備毫無保護用途，缺乏精良武器的他們，成為沙賊的屠殺對象。見到身邊的同伴被殺，灑出的鮮血落在自己的身上，他們便驚慌地拋開武器，發出恐懼的尖叫，到處亂跑，結果成為敵人刀下的亡魂。

發現沙賊不斷地從綠洲森林裡湧出來的歌森，突然皺起眉頭，臉龐上流露著明顯的疑惑。接著，疑惑變為擔憂，最後，擔憂變為震驚。他慌張地大喊起來，「撤退！撤退啊！大家快點撤退啊！」他拚命地呼喊，直到聲音沙啞，喉嚨傳來灼熱的刺痛，幾乎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卻依舊繼續叫喊著，「敵人的的人數超過五百！至少有七百！快點撤退！我們會全軍覆沒的！撤退啊！撤退！」

然而，他的聲音不能傳達到任何人的耳中。沒有任何人，聽到他的拚命呼喊。周遭充斥殺戮的叫喊，痛苦的哀號，垂死的呻吟，昆蟲的踏步聲，混合成混亂的吵鬧嘈雜，輕易地將他的聲音吞噬。

突如其來的攻擊，從下方來襲。絕望地大喊著的歌森，由於注意力被分散，因此儘管已經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往左方閃避，但結果仍被斬傷右肩，猶如噴泉般灑下赤色的血液。被敵人的彎刀直接劈中，受到衝擊力的影響，以及劇痛的干擾，以致抓不緊手裡的操繩的他，從坐騎的背上滾落，掉落在混亂的地上——無數的人，踏在被沙土覆蓋的大地上，瘋狂地揮舞手中的武器，心裡只想著殺戮，想將眼前的敵人置之死地。

在戰場上空飛行的艾尼爾，並沒有參與戰鬥，只是憂心忡忡地凝視下方的地面，看著士兵殺人，然後被斬傷，最後不甘心地死去。這彷彿是永無休止的，不斷地重複著，形成循環。他操縱著坐騎略微下降，似乎是想看清楚地面的戰況。但在剎那間，他因胯下坐騎莫名其妙的震動，以及緊接而來的衝擊而感到吃驚，瞪大的雙眼慌亂地想找出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卻發現牠拍翼的速度突然明顯地降低，接著不停地下降，無論怎樣拉扯操繩也沒有任何效果。

最後牠更以危險的姿勢——頭下尾上——往地面墜落。

艾尼爾在瓢蟲的身軀碰到地面的一瞬間，以敏捷的姿勢，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躍起，接著雙腳無聲地落在地上，隨即陷入泥沙中。不悅地將雙腿拔出來後，他立即警惕地環視周遭。

望向身後，紫黑色的瓢蟲便映入眼簾。牠的腹部朝天，三對蟲足被不知名的白色物體——似乎是某種黏稠的黏液——纏繞著，而且更緊緊地黏著翅膀的邊緣，這似乎就是牠突然墜落的原因。然後，他發現自己的周遭被數十名騎著枯黃色蚱蜢的沙賊包圍著，顯然就是自己將要面對的對手。

嘗試東張西望地找尋能夠逃跑的空隙，結果卻是徒勞無功後，艾尼爾便認命地抽出插在劍鞘中的長劍，高舉著它，讓它接受陽光的洗禮，散發耀眼的銀光，顯得非常神聖。他的原意似乎是想以此震懾沙賊，但結果卻似乎勾起對方眼裡的貪婪。

「該死的！」

他高聲咒罵著，用力揮動著手中的長劍，迎上對方的彎刀。

歌森見到從森林裡走出惡夢般的存在。

那是一隻蠍蛛。

毛茸茸的身軀，呈現灰黑色，從圓形的胸部與腹部兩側，伸展出四對粗壯的蟲足，尖端陷入柔軟的沙地裡。與普通蜘蛛最大的差異，便是牠那條從腹部末端伸展出來，往上彎曲，猶如蠍子般的尾巴。但尾巴的尖端並非刺針，而是能射出黏液的噴射口。極度稀有的牠，擁有致命的危險性。無論是分泌的黏液，或是口水，都佔有猛烈的劇毒，能讓一個成年人在十秒內死亡。

「不可能...竟然是曼洛亞蠍蛛...」

歌森難以置信地呢喃著。他清楚地見到騎乘在蠍蛛背上的沙賊，熟練地以手指分別拉扯數十條操繩，使蠍蛛的尾部以高速噴出白色的黏液，擊中艾尼爾的坐騎，黏住牠的蟲足與翅膀。他看著牠不斷地下降，然後墜落在不遠處。失去艾達甲蟲的他，揮動長槍，使它貫穿一名沙賊的喉嚨，然後迅速將它抽出，朝艾尼爾墜落的地方進發。

艾尼爾猶如跳舞般，踏著輕盈迅速的舞步，穿梭在敵人的坐騎之間，閃過來襲的彎刀，以長劍刺穿沙漠蚱蜢的脆弱腹部，使沙賊們從抽搐垂死的坐騎身上掉下來，以難看姿勢著地。他沒有讓敵人有喘息的機會，毫不留情地乘勝追擊，閃爍著銀光長劍舞出狠毒的招式，以刁鑽的軌跡，劃破他們的喉嚨，讓大量的鮮血噴灑而出，沾污身上的無袖外衣，使原本淺藍色的衣服變成深紫色。

他喘息著，垂下緊握長劍的手，讓鮮血沿著劍刃滴落，落在地上，被沙土迅速地吸受。

當歌森找到艾尼爾的時候，他見到在後面那隻腹部朝天的瓢蟲，以及數十名已經死去，化為冰冷的屍體的沙賊。他來不及思索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便連忙衝上去抓住對方持劍的右手，緊張地說道，「艾尼爾，快走！我們得到錯誤的情報，原來沙賊並非只有五百人，事實上，他們的人數甚至超過七百，而且竟然還擁有可怕的蠍蛛！」他的眼眸裡，流露著前所未有的恐懼與焦慮。「可惡！你快走吧，然後去找主教請罪和求援！城裡人民的性命，全都讓你肩負著！」

艾尼爾沒有絲毫逃跑的舉動，反而抓住歌森的肩膀，凝重地問道，「那你呢？歌森，你打算在這裡戰死嗎？為什麼你不讓艾麗菲逃走？她比較可靠吧。莫非你已經放棄她，不會去救她，打算讓她也戰死沙場啊？你難道不明白，一個美麗的少女落在沙賊的手上，會有怎樣的結局嗎！」

「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這便是艾麗的命運。她只是個女人，沒有足夠的體力逃跑。即使讓她逃離這裡，也不可能順利回到森蟻市。」歌森露出沈重的表情，漆黑的眼眸充滿悲痛，「這個重要的任務，只有你能夠完成。」他直視著艾尼爾的碧藍色眼眸，以哀求的語氣繼續說道，「艾尼爾，求求你.....」

年輕的子爵沈默不語，迎上對方的目光。淡藍的眼眸，宣示著內心的掙扎，以及不知名的悲傷與歉疚。最後，他嘆了一口氣，抬頭仰望藍天，接著在數秒過後，轉身離去。「再見了，歌森.....叔叔。」盡管歌森憤怒的咆哮，以及兵器相交的清脆碰撞聲從身後傳來，但他卻沒有回頭，依舊踏著沈重的步伐，朝邊緣鎮的方向走去。

十多名士兵，圍成環狀包圍著艾麗菲，使她能順利施法。

她望著士兵們在眼前不斷被殺，因而流下悲傷的淚水。因長時間緊繃著神經，勉強集中精神而流下的汗水沾濕長髮，使它們黏貼著額頭與臉龐，翠綠的眼

眸流露著焦慮與恐懼，蒼白的嘴唇輕微地顫抖著，緩慢地吐出咒語。

她將懷裡撲掏出玫瑰花瓣，然後高舉雙手將它們灑在空中，並且唸出最後的咒語。

犧牲數名士兵的性命後，魔法終於順利完成，詭異的綠光從地面冒起，操縱著沙塵煙霧上升，然後凝固，化爲箭矢，貫穿敵人的肉體，奪去他們的生命——在魔法成功施展的同時，某名沙賊忽然突破士兵的防線，揮動顯然是從死者手上奪得的長槍，刺向艾麗菲的背後。在旁邊護衛的阿斯爾連忙撲上，手持的鐵劍刺進沙賊的腹部，但自己亦被對方的長槍貫穿胸膛。

聽到身後傳來重物墜地的聲音，艾麗菲連忙轉身，然後見到胸口不斷湧出鮮血，臉露微笑的阿斯爾。「阿斯爾！」她隨即發出痛不欲生的呼喊。

艾麗菲悲痛地唸著咒語，不斷地施展各種魔法，讓箭矢貫穿湧上來的敵人；讓尖刺從地下冒出，刺穿衝過來的沙賊；讓微風變成狂風，化爲銳利的刀刃，切開溫熱的血肉；讓突如其來的地震出現，使無數的人倒地，然後被其他人殺死。直到施法所需的物品全部用盡，精神過度消耗以致頭痛欲裂，她才搖搖欲墜地跪下來，雙掌按在地上支撐無力的身軀，低聲痛哭著。

片刻後，當她抬起頭的時候，便見到自己被數十名沙賊包圍著，身邊全是士兵們的屍體。

【三部曲】以艾尼爾之名

房間在二樓，大小適中。靠近玻璃窗的位置，擺放著一張木床，旁邊是張沒有椅背的木椅，以及低矮的櫃子，上面放著一枝燒成只剩下三分之一長度的蠟燭，一杯不算太清澈，夾雜些微雜質的水與一碟看起來很難吃的硬麵包。窗的對面是房門，目前正關著。周遭的牆壁漆成淺黃色，掛著許多色彩繽紛的毛毯。

擁有紫色眼眸的男人，正坐在床邊的木椅上，凝望躺在床上的少年。

少年漸漸醒過來——他張開緊閉著的眼睛，緩緩地眨眼，但隨即閉上，似乎是不能適應房間內的光明；表面佈滿細微的裂縫，露出裡面的血肉，顯得非常乾脆的嘴唇顫抖著，慢慢地張開，卻只能吐出無意義的聲音；雙手吃力地伸到背後，似乎是想支撐起沈重的身軀坐起來，但結果只換來陣陣刺痛。

少年睜開眼睛，轉頭望向坐在旁邊的男人，隨即露出毫無善意的冷笑，以沙啞的聲音質問道，「瑪克...是你吧？」彷彿用盡全身的力氣把話說完後，他便疲倦地閉上眼睛。

「沒錯。就是我。」

男人這樣回答，「艾尼爾，我猜你應該有許多問題想問我。怎麼？覺得納悶，不明白爲什麼我會知道你的名字嗎？盡管你沒有告訴我，但我畢竟曾跟隨你們一段時間，當然會聽到你們稱呼彼此的時候，所使用的名字。」他伸手阻止虛弱的少年坐起來後，以誠懇的語氣繼續說道，「你現在最需要的，並不是疑問的解答，而是充足的休息。睡吧。我會在一小時後叫醒你，將你想知道的事情全都告訴你。」

「我不會相信你的...這裡是什麼地...方？」

「這裡是某間位於邊緣鎮的旅店。」話畢，瑪克才發現少年已陷入沈睡。不禁露出苦笑的他，從懷裡掏出手工粗糙的廉價香煙，將它點燃後，便以食指與中指夾住，含在嘴裡，接著讓目光穿透殘舊的玻璃窗，落在對面的建築物上。

「我是在沙漠邊緣的某個綠洲附近發現你。當時你全身被烈日灼傷，徘徊在生死邊緣，神智不清，吃力地將流血的手指插進沙裡，以驚人的意志支撐著傷痕累累，瀕死的身體，朝綠洲緩慢地爬過去。」瑪克在一時候後，對坐在床上，望向窗外景物的艾尼爾訴說著，「原來你遇到沙風暴，以致失去食物與水。遇到風暴，對你來說，是不幸。但卻能活下來，這是幸運。想不到你竟然能夠滴水不沾，在乾旱酷熱的沙漠生存了三天。唔，看來你有許多疑問。想問什麼，就盡管問吧。」

「你為什麼突然失蹤？」

「因為我已經將你們帶到目的地附近。位於沙漠中央的地方，便是那個千年綠洲。難道你們找不到它嗎？」瑪克疑惑地問道，但淡紫色的眼眸卻略過一絲不自然的情感，「那個綠洲生長著無數高大粗壯的千年巨樹，聽說是某群沙賊的巢穴，盡管我非常憎恨沙賊，但還是會感到害怕的，所以將你們帶去那裡附近後，便急忙離開。抱歉。」

「嘖，是嗎？」艾尼爾冷笑著，顯然毫不相信。他張開蒼白的嘴唇，吐出另一個疑問，「既然你知道那個什麼千年綠洲是惡名昭著的沙賊——『沙漠蚱蜢』的巢穴，那為什麼不告訴我們？」

「我從未聽說過有沙賊團叫做『沙漠蚱蜢』。我以為千年綠洲裡只有一些普通的沙賊，擁有一千多人的你們，應該能夠輕鬆地消滅他們，想不到結果卻全軍覆沒。」

「你到底是什麼人？為什麼要救我？」

「我只是一個已經退休的普通嚮導。會救你的原因，是因為碰巧經過那裡，以及你曾經是我的僱主。我不想僱用我的人不能平安地離開沙漠，所以才救——喂！你幹嗎突然走下床？你想去那裡？」連忙扶起試圖離開木床，結果卻摔倒在桌上的艾尼爾，瑪克關心地问道，「你沒事吧？」

「艾麗菲被沙賊捉住。」艾尼爾粗魯地推開對方，扶著床邊搖搖欲墜地站起來，接著乏力地在床舖上坐下來，吐出微弱沙啞的聲音，「我要去救她。」如藍天般清澈的眼眸裡，流露著堅決，宣示著他的決心。

「你不要太天真！」

瑪克突然站起來，低頭瞪著艾尼爾，臉色凝重地說著，「你難道認為沙賊捉到年輕貌美的少女後，會什麼也不幹，只會將她關在牢裡嗎？告訴你，每個不幸落入沙賊手中的女人，都會慘遭強暴，被無數惡徒輪姦，最後因身心受到難以痊癒的創傷而自尋短見。即使有人擁有強大的救生意志，也不能逃離沙賊的魔爪，最後被殺掉，棄屍荒野，落得被食屍蝶吞噬的下場。艾尼爾，你還認為應該救艾麗菲嗎？你想得到她的遺體，想看到她的身上佈滿無數慘不忍睹的傷痕嗎？何

況，以你那薄弱的一人之力量，能夠從數百名沙賊的手上，成功將她救出嗎？」

「我會偷偷地潛入敵方的巢穴，悄悄地將艾麗菲救出。」坐在床邊的艾尼爾，緩緩地低頭，雙手垂在膝蓋上，接著以冷酷的聲音，說出令人難以置信的話，「她很美，我不得不承認她是個美若天仙的女人。得到這麼美麗的女人，我不認為沙賊會輕易地讓她死去，讓她從死亡中得到解脫。她一定還活著的！」

瑪克凝望眼前的年輕子爵，似乎感到非常陌生，覺得現在的他與之前的他相比，無論是氣質，智慧，還是給予人的感覺，都差之千里。顯然突然想到某件重要的事，淡紫的眼眸略過疑惑，他連忙張開嘴巴問道，「慢著，為何你只說要救艾麗菲？那個叫歌森的男人呢？你不打算救他，要讓他自生自滅嗎？」

聽到瑪克的疑問，艾尼爾抬頭望向佈滿污垢的天花板，輕輕地閉上眼睛，嘴唇輕微地顫抖著，刻意壓制心中的情感，以平淡語氣回答，「那傢伙絕對不會向敵人屈服的，我十分清楚他的性格。即使身受重傷，仍然會繼續奮勇殺敵，頑強地抵抗，直到用盡最後的一絲氣力，才在敵人的驚訝目光注視之下，投入死亡的懷抱。真是一個笨蛋吧，原本只要投降便能活，結果卻選擇死路。」

「對不起……」瑪克突然不加思索地吐出悲痛的道歉。

「什麼？」

「如果我親自帶你們到達目的地的話，也許你們便能作好充分的準備，不會幾乎迷失在沙漠中，以致被沙賊殺得措手不及。或者是事先提醒你們那裡是沙賊的巢穴，讓你們能夠有所準備。」瑪克低著頭，不想直視對方投來的疑惑目光，「如果我這樣做，說不定你們不會全軍覆沒...我在這片沙漠上...間接地奪去無數的生命...實在是罪孽深重。」他的聲音聽起來異常地沉重，「我已經沒有資格...進入沙漠了。即使能夠勉強地進去，只會招來沙漠的憤怒與報應……」

「你——」正想說話的艾尼爾，突出聽見清脆的敲門聲，於是連忙閉上嘴巴，同時以眼神示意瑪克走過來詢問來客是誰。身為嚮導的男人皺起眉頭，疑惑地走到房門前，開口問道，「是誰？」

「是瑪克先生嗎？我是老闆啦。有位騎士大人說要求見艾尼爾子爵。我告訴他這裡沒有什麼子爵，但他卻固執地說有，並說真的有個叫艾尼爾的子爵住在你的房間裡。抱歉啦，瑪克先生，我原本不想打擾你的，可是那個騎士大人突然露出皇家紋章，我是絕對不能拒絕他的要求啊...」在門的外面，走廊之上，傳來自稱是這間旅店的老闆的男人的聲音。

艾尼爾納悶地對瑪克搖頭，示意他拒絕對方的要求。

但瑪克卻這樣說，「麻煩老闆你帶他上來吧。」

片刻後，一名年輕的騎士走進瑪克的房間。

他頭戴灰黑色的鎖子甲貼頭帽，只露出眼耳口鼻，右手拿著只能透過位於眼睛位置，那狹窄的縫隙望向外面的全罩式頭盔；他身穿極為標準的騎士盔甲，使全身幾乎被鋼鐵包圍得密不透風，身後則披著上面繡有蝴蝶圖騰的淡藍色披風；盔甲的表面光滑無比，猶如明鏡般映照出周遭的景物，使人能夠看出它的持有者

每天都會花費大量的時間進行保養；左邊的腰際上，繫著士兵專用的沈重腰帶，上面掛著式樣簡單純樸的劍鞘，從露出的修長劍柄，能夠得知那是一把利於揮砍，沈重的雙手劍。

當騎士見到艾尼爾的時候，便迅速地單膝跪地，右手放在左胸前，低頭以響亮的嗓音行禮，「參見艾尼爾子爵。我是隸屬於皇家軍團，是藍蝴蝶軍的指揮官，依愛正爾家族的西恩施。主教大人命令我帶著二千名騎士，前來協助子爵你救出國王陛下。」話畢，他抬頭以銳利的目光，注視著顯然感到吃驚的艾尼爾。

證實西恩施的身份，看過他的皇家紋章後，年輕的子爵便命令他迅速出發，朝著位置沙漠中央的千年綠洲前進。當西恩施要求要在鎮裡找尋合適的嚮導的時候，艾尼爾便不情願地告訴他，瑪克就是一個資深的嚮導。一切都準備完後，他們便離開邊緣鎮，浩浩蕩蕩地走進沙漠。

原本瑪克是不願意去沙漠的。他嘴裡呢喃著什麼沙漠會懲罰他之類的荒謬說話，使艾尼爾咒罵著他的固執與迷信，幾乎想痛打他一頓。結果西恩施讓暴躁的子爵先行離開，自己一人與他獨處數十分鐘後，便成功說服他，將事情解決了。最後，瑪克毫不心甘情願地離開邊緣鎮，跟隨著西恩施與艾尼爾進入沙漠。

西恩施帶來龐大的兵力。五百名卡路亞黑色無翅獨角仙騎士，一千名普通艾達甲蟲騎士，三百名紅殼黑斑瓢蟲騎士，以及二百名赤紋蜘蛛騎士，他們都是隸屬藍蝴蝶軍的。而西恩施自己的坐騎，則是一隻藍翅白斑蝴蝶。面對這樣的陣容，即使沙賊『沙漠蚱蜢』擁有一千人，也只會落得戰敗的下場。

西恩施在某個瑪克非常熟悉的綠洲裡休息半小時後，便命令騎士們出發。

艾尼爾騎乘著一隻顏色猶如血液般鮮紅，佈滿灰白斑紋的蜘蛛，在騎士們的前面奔馳著。他原本並沒有坐騎，於是西恩施便命令其中一名騎士讓出坐騎，去與另一名騎士一起騎乘一隻獨角仙，對於強壯的獨角仙來說，即使背上坐著三人，也不會影響奔跑的速度。儘管艾尼爾從未騎過蜘蛛，但他那熟練的操控技術，卻讓人刮目相看，讚不絕口。

前面不遠處的地面突然冒出八隻蜈蚣。

牠們長約九米，闊約一米，背部與腹部佈滿暗綠色的甲殼，扁平的身軀分爲二十五節，每節有兩對瘦長的蟲足，都是呈鈎狀的，尖端猶如刺針般尖銳，似乎能夠刺穿任何生物的皮肉。以猶如兩把鐮刀般強壯下顎輕易地鑽開沙土，迅速地爬出地表的牠們，向著走在最前面的數十名騎士爬過去，彎曲著龐大的身軀，展開猛烈的攻擊。

艾尼爾亦是其中一名被蜈蚣襲擊的騎士。儘管因突如其來的攻擊而感到吃驚，但他卻以飛快的反應拉動操繩，讓胯下的蜘蛛轉頭逃跑，奔馳的同時更不斷地往後方吐出黏液阻礙對方的追趕，接著跑到位於後方顯得不知所惜的瑪克的旁邊，「喂，那些是曼尼雅卡度蜈蚣吧？」他不太肯定地詢問。

「沒錯，那就是曼尼雅卡度蜈蚣。」瑪克擔憂地答道，「牠們能夠吐出致命

的毒液，使人在二十五秒內喪命。艾尼爾，請你盡快告訴西恩施騎士，要他趁牠們還只是鎖定小部分騎士作為獵物的時候，立即命令其他騎士迅速退回剛才的那個綠洲，因為這種蜈蚣非常討厭植物，所以絕對不會走進綠洲裡。請你告訴他，千萬不要嘗試抵抗，否則會傷亡慘重的！」

「是因為曼尼雅卡度蜈蚣的甲殼非常堅硬，任何以鋼鐵製造的武器都不能穿透嗎？」

「嗯。」盡管因艾尼爾的話而感到吃驚，但瑪克並沒有詳細詢問他為什麼會知道，而是焦急地繼續說道，「除非是魔法師，否則便沒有人能夠殺死這種蜈蚣。我曾經聽說過，有一隊擁有二百人的軍隊嘗試圍剿一隻曼尼雅卡度蜈蚣，結果卻全軍覆沒。既然只有一隻已經這麼可怕，那麼同時遇到八隻的我們，可以說是一隻腳踏進死亡的邊緣啊！」

聽完艾尼爾轉達瑪克的話後，西恩施立即讓騎士們迅速退回綠洲，而自己卻逗留在原地，不願離去。他看到那數十名被蜈蚣襲擊的騎士，由於手持的武器不能對牠們造成任何傷害，以及其中一人因沾上毒液而立即死去，因而產生恐懼，驚慌失措地朝著與綠洲相反的方向逃跑。

西恩施緊握操繩，掌心因緊張而流汗，正打算驅策胯下的坐騎——目前正停留在沙丘上——追上去，試圖救出那些逃跑的騎士的性命的時候，卻感到右臂被人握住。那是艾尼爾。他緊握著年輕騎士的手臂，不讓對方離開，「西恩施，你想幹什麼？我們必須犧牲那些人，才能讓大部分的人平安地退回綠洲啊！」

「放開我！」西恩施甩開艾尼爾的手，「讓同伴在眼前死去，自己卻袖手旁觀，這是騎士的恥辱！身為騎士的我，即使因此而死去，也絕對不會放棄任何一名同伴的生命！」話畢，他扯住操繩，讓坐騎拍動著翅膀，飛往廣闊的藍天。

「該死的笨蛋！愚蠢的騎士信念！」艾尼爾忍不住咒罵起來，雙手同時往後拉扯著操繩，讓胯下的蜘蛛飛快地追上西恩施，然後迎上對方的疑惑目光，「沒辦法啦。我突然發現，自己也與你一樣愚蠢呢。」

盡管有西恩施以及艾尼爾加入戰鬥，可是戰況卻沒有絲毫改變，騎士們依舊陷入苦戰。原本有十七名騎士，現在只剩下九名——五名因中毒而死，三名被蜈蚣的銳利足蟲貫穿脆弱的肉體。盡管艾尼爾曾經說過——「喂！這些蜈蚣，從頭顱往下數，身體的第六節是最脆弱的。而且，那裡是牠們的心臟，是弱點啊！」但卻對形勢毫無幫助，因為牠們的速度實在太快，而且還時常吐出毒液。

西恩施只是閃避射過來的毒液，不讓它們沾上身體，便覺得非常辛苦。說要準確地刺中牠們的第六節，是不太可能的事。他經過千辛萬苦，甚至以差點讓臉龐沾上毒液，才成功地將雙手劍刺進其中一隻蜈蚣的第六節腹部，將牠幹掉，但已經感到筋疲力盡，幾乎不能握緊手中的操繩。

某隻蜈蚣突然衝向他。

西恩施來不及閃避，盡管眼眸裡流露出恐懼，但仍大喊一聲，舉起雙手劍垂

直砍向牠的頭顱。當他看到自己的長劍砍在堅硬甲殼上卻沒有造成半點傷痕，對方那猶如鐮刀般的嘴巴快要將自己撕碎吞噬的時候，卻見到牠的第六節腹部，突然冒出一把銀劍的尖端，濺出墨綠色的血液。

望著蜈蚣在自己的眼前倒下，接著，西恩施見到原來在牠身後的人。那個將牠殺死，救了他的性命的人，竟然是艾尼爾。這使他驚訝地瞪大眼睛，顯得難以置信。

「還有六隻。」無視西恩施吃驚的注視，艾尼爾操縱胯下的蜘蛛對後面的另一隻蜈蚣吐出黏液，使牠的大部分蟲足都動彈不得。接著，他讓蜘蛛轉身躍起，跳到對方的背面，往第六節的甲殼狠狠地刺下去。又一隻蜈蚣倒下，然後死去，「五隻。」他衝過去，從另一隻蜈蚣的身下奔馳而過，手中的長劍在牠的第六節腹部留下深刻的傷痕。又一隻蜈蚣倒下，然後死去，「四隻。」

被西恩施與其他騎士的驚訝目光注視著，艾尼爾以精湛的劍術，將剩下的蜈蚣殺死。當最後一隻蜈蚣的身軀化爲屍體，倒在被鮮血沾濕的沙地上的時候，他緩緩地離開蜘蛛的背部，倒在墨綠色的血泊上，急速地喘氣著，「呼...咳咳！噁，多麼噁心的綠血！...真是辛苦呢，很久沒有用盡全力，實在是太辛苦了...」

當夜，他們於某個廣闊的綠洲裡紮營。當人們都紛紛入睡，走進夢鄉後，西恩施與艾尼爾這兩名年輕的騎士與子爵，卻沒有睡覺，反而來到綠洲的邊緣，坐在地上仰望夜空中的繁星。在他們的身後，散佈在墨綠草地上的無數火堆，儘管已經熄滅，但仍有微弱的火花，猶如星光般閃爍著。

「艾尼爾，呃，我可以叫你艾尼爾吧？」見到對方輕輕地點頭後，西恩施才繼續說道，「聽說你不學無術，整天游手好閒，終日流連在妓院裡，是個不折不扣的廢物。但我卻發現你那精湛的劍術，厲害的程度，甚至能夠與皇家劍聖——雅度老師匹敵。還有，你知道曼尼雅卡度蜈蚣的弱點所在，而這個弱點，卻連在沙漠邊緣土生土長的瑪克也不曉得。擁有這麼強大的力量，這麼豐富的知識的人，如果是廢物的話，那麼世上又有什麼人不是廢物呢？恐怕只有數十個人而已。」

「西恩施，如果說每個人都是爲一句話而生存著的話。那麼，你的話是什麼呢？」

「唔，如果是這樣，我的話是『即使犧牲性命，也要貫徹正義；即使放棄一切，也不能放棄正義。』我認爲我是爲此而生，亦會爲此而死。」低頭思索片刻後，西恩施臉色凝重地回答對方的問題，「但是...我卻懷疑自己是否能夠做到。」

艾尼爾讓目光落在西恩施身上，深藍的眼眸，夾雜著猶豫，疑惑與迷茫，使人想起深海的黑暗。最後，他嘆了一口氣，露出莫名其妙的覺悟表情，緩緩地抬起頭，讓閃爍的星光映入眼簾，乾燥的嘴角顫抖著，吐出苦澀的說話，「你知道嗎，西恩施，其實我很愛我的父親。他是世上唯一一個能夠瞭解我的一切，可以知曉我的真面目的人。可是...他卻死了。哎，爲什麼臉上濕濕的，原來是流汗，沒錯，是流汗。」

「...嗯。」望著因悲傷而流淚的艾尼爾，西恩施讓目光從他的臉上移開，仰頭望天。「沙漠晚上的氣溫，實在是太炎熱了。」

艾尼爾站起來，凝望著不斷閃爍著，散發著微弱光芒的繁星，訴說著他的一切，「...西恩施，我剛才曾經問你...」

西恩施，我剛才曾經問你，如果每人都是為一句話而生存，你的話是什麼吧。現在，輪到我告訴你，我的話是什麼——「為自由而生，犧牲一切；為自由而死，心甘情願。」與你的話差不多吧。只不過你追求正義，而我追求的卻是自由。從小時候，從懂事開始，我便厭惡任何束縛，喜歡自由自在。當我知道我會承繼伯爵的稱號後，最先的感覺是厭惡，然後是無奈。

於是，我便想到一個辦法，能讓我掙脫伯爵的束縛。那時候，只有七歲的我，從此戴上偽裝的面具，以惡劣的態度，毫不友善的言語，過分的舉止，來欺騙人們，讓他們對我失望，認為我是廢物，是垃圾。然後，為了能夠肯定地將伯爵的稱號擺脫，我故意將講述魔法的書籍讓艾麗菲看到，使她學習魔法，從而成為珍貴的魔法師。只要得到魔法師的稱號，即使是女人，也可是成為伯爵吧。

告訴你，我對艾麗菲的態度會比其他人惡劣。這說不定就是因為她能夠施展魔法，而我卻不能。顯然是妒忌呢。我不負責任地將伯爵的稱號丟給她後，便去追求自己嚮往的人生。然後，我便得到力量與知識，自由與快樂。

當我知道父親的死訊後，依舊戴著偽裝，以大笑掩飾心中的痛苦，以瘋狂的言語遮蓋內心的悲傷。我很荒謬，很過分吧？發生這樣的事情，竟然還在逃避著伯爵的稱號。因為我明白，如果在這時候露出真面目的話，一切便前功盡棄，說不定伯爵這東西，會再度回到我的身上。

所以，我選擇繼續戴著偽裝的面具。

然後，我知道國王被綁架，並且接下必須從沙賊手上救出他的命令。但我仍不願意脫下偽裝，只好暗中幫助艾麗菲與歌森。例如故意地提醒她，我們可以用演講來招募民兵，然後利用人們的憤怒與恐懼，使演講非常成功，最後招募到八百多名民兵。

西恩施，告訴你一件很可笑的事吧。儘管這個時代，人們認為火葬對死者來說，是非常不敬的他們認為只有土葬，才是人類死後的最終歸宿。而父親他，卻希望自己死後能夠火葬，因為他討厭自己被埋在泥土裡，最後腐爛成白骨。「艾尼爾，與其這樣，我寧可化為灰燼，隨風而去。」他曾經這樣說。我本來可以溫和地告訴歌森他們這件事，但結果卻裝出一意孤行的模樣，以命令的方式使歌森屈服，讓人們更加討厭我。

我的偽裝仍然完整無缺。

我曾經在父親的文件上知道『沙漠蚱蜢』的存在，從而得知他們是所謂的正義沙賊，不殺平民，不搶走平民的東西。只會殺國王的士兵，只會搶奪國家的財物，這便是他們的宣言。父親沒有將他們的存在告訴城裡的人，他這樣說，「這會造成恐慌的。而且，艾尼爾，他們雖然是沙賊，但卻從未殺死一個平民。如果

我將他們的存在告訴大家的話，恐怕只會使大家支持他們的所作所爲...」

我認爲那些沙賊除了是想得到贖金之外，看來也想得到國王的性命，爲民除害吧。抱歉，西恩施，我不得不這樣說，畢竟我們的國王，是個殘酷暴戾的昏君，許多人都想他死去的。難道你看不見各地災難連連，民不聊生，百姓苦不堪言，不忍心見到人民受到的領主，都紛紛起兵反抗，引發叛亂嗎？

話題被扯開了。把話說回來，於是，我在數天前，戴著偽裝的面具，帶領一千多名士兵，前往這個沙漠，試圖從沙賊手上救出國王。旅程途中，我不斷阻止歌森他們走進城鎮裡，害怕他們會得到『沙漠蚱蜢』的情報。我知道士兵作戰，全憑著一股勇氣，如果讓他們知道『沙漠蚱蜢』的所作所爲後，那股勇氣肯定會飛快地流逝。

這樣的話，還未戰鬥，便已經注定戰敗。

不過，無論怎樣，結果我還是落得戰敗的下場，更害死無數的人...啊，原來現在已經很晚，深夜快要來臨了。西恩施，抱歉，我感到很疲倦，需要休息，所以必須去睡覺。

那麼.....晚安...

第二天的清晨，西恩施醒過來後，便命令騎士們餵自己的坐騎吃牧草，露珠與樹脂等昆蟲食物，然後盡快拆卸帳篷，收拾行囊，準備出發。正當他穿著剛護理完的盔甲在巡視四周的時候，卻見到艾尼爾突然走過來，將某樣不知名的東西塞入自己的手中。

「這是魔法藥水，是我從艾麗菲那裡偷來的。」艾尼爾制止年輕的騎士想將東西還給他後，繼續說道，「它是她的珍藏呢，可以說是價值連城。如果你的心臟沒有被貫穿，頭顱沒有被割開或者是砍碎的話，只要喝掉它，便能夠治癒一切傷勢。那本叫做《泰斯的魔藥調配手冊》的書是這樣說的。」

「爲什麼要給我，你不需要它嗎？」

「你是指揮官嘛，是整隊軍隊的靈魂。你的生死，決定戰鬥的勝敗。」艾尼爾凝重地回答，「你比我更加重要。如果我死了，只那是一條生命的消失。但如果你死了，卻會導致無數條生命的逝去。你還是收下它吧。」話畢，他便二話不說地轉身離去。

西恩斯凝望著手掌上的玻璃瓶，透過透明藍色的玻璃，能夠見到在裡面流動著的翠綠色液體。他默不作聲地站在原地，眼眸裡略過不知名的情感，嘴唇顫動著，似乎是在說話，但沒有任何人聽到。

當天的中午，他們終於到達沙漠的中央，那片千年綠洲的附近。

綠洲的周遭屍橫遍野，充斥屍體腐爛的腐朽臭味，被無數的食屍蝶所佔據著。看到這樣的景象，艾尼爾的身軀頓時變得冰冷，忍不住顫抖起來，嘴唇變得猶如死人般慘白，臉如死灰。他的視野裡充斥著這些原本跟隨他而來，結果卻因而失去性命，曝屍荒野的人們。他們那傷痕累累的身軀，顯得支離破碎，血肉模

糊，似乎是被食屍蝶咬成這樣的。

他無力地跪下來，淚下悲痛的眼淚。

熟悉的尖銳哨子聲突然響起。

接著，數不盡的沙賊叫喊著殺戮的吼聲，騎乘著沙漠蚱蜢從森林裡躍出來。伴隨著他們而出現的，還是那隻可怕的蠍蛛。

戰鬥已經開始。

位於覆蓋著綠洲的巨大森林的中央，有片廣闊的空地。

被高聳入雲的巨樹群圍繞著的空地，被黑夜般的昏暗所佔據。周遭插著無數火把，散發微弱的火光，勉強能夠驅散部分黑暗。位於靠近西方的位置，被人搭起簡陋的帳篷——四個角落被插上木棍，再以樹枝圍繞木棍的頂端，形成長方形的外圍，構成木架，而在上面則鋪上粗糙的麻布，然後以粗繩綁緊。在帳篷裡面，中央擺放著一張大椅，足夠三個人同時坐下而不會感到擠迫。它以這個綠洲生長的巨樹木材製成，鋪上軟殼黑紋蟲的外殼所製成的柔軟蟲皮。

艾尼爾讓西恩施他們與敵軍交戰，而自己卻獨自行動，趁機走進綠洲，然後從遇到的沙賊的口中得知首領的所在地，最後來到這片空地。然而，他卻沒有在帳篷裡見到沙賊的首領，映入眼簾的，反而是一個他認識的男人。

男人已步入中年，體型適中，身體強壯猶如戰士，看起來彷彿能夠徒手擊敗一隻蠍蛛。他那漆黑如墨的短髮夾雜著白絲，灰白的鬍鬚垂在肚皮上，藍色的眼眸流露著愉快，肥厚的嘴唇正激動地開合著，吐出歡愉的笑聲。他身穿著毫無防禦功用，只能說是裝飾品的華麗盔甲，右邊腰際掛著一把鑲滿寶石的黃金長劍，身後則披著一件翠綠的披風，上面有蜻蜓的圖騰。在他的左右，站立著數十名臉無表情，猶如雕像般冷淡的侍衛

他張開嘴巴大笑著，數十秒後才止住笑意，接著對艾尼爾說道，「艾尼爾子爵，我等你很久了。唉，你終於來到這裡啦，告訴你，這裡就是終點，亦是你的墳墓喔。沒辦法，雖然我不太想讓你死，但是這是劇情的需要，我實在是無能為力呢！千變萬化地到達沙賊的巢穴的年輕子爵，最後英雄地戰死，聽起來不錯吧？哈哈！」

海藍色的眼眸被殺意所佔據著，艾尼爾咬牙切齒地對坐在帳篷裡的男人說道，「偽裝成被沙賊綁架，害死我的父親，引誘我們來到這裡的人，原來就是你！」聲音莫名其妙地由激動變為平靜，他繼續說下去，將男人的身份揭開，「國王，你花費這麼多時間，這麼多人力物力，目的只不過是想將我引來吧。現在，我已經站在你的面前，那麼，請你告訴我，為什麼要做出這種荒謬的事？」

「哈哈哈哈哈！要我告訴你嗎？可以啊。這是遊戲！你知道什麼是遊戲吧！」被稱為國王的男人，坐在原本是由沙賊首領坐著的大椅上，高聲地笑起來，「因為我覺得非常無聊，所以便想出這個非常有趣的遊戲啦。主教他也有參與喔！還有許多，許多人參與，一起玩這個遊戲！首先，出兵攻打沙賊，然後讓他們投降，接著虛情假意地拜訪艾西伯爵，然後將那老傢伙誘出城堡，輕輕鬆鬆地

將他幹掉。接著，佈下天羅地網，讓你慢慢地從城市走到這裡，不過實在是太慢啦！但當我看到你的吃驚表情後，卻覺得真的很有趣呢！哈哈哈哈！」

「我在剛開始的時候，便猜到了。愚蠢的人啊，你的遊戲實在是破綻百出。

『我應該會在兩小時後見到你。』當我從歌森口中得知你在出發前往城外的森林之前，曾經對主教說過這樣的話，便起疑心了。歌森認為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你會在兩小時後回來，但我並不認為是這樣。事實上，你只是說會在兩小時後見到主教，而歌森則說過，他在得知你失蹤後，去找主教，結果卻找不到。顯然，是主教他悄悄地離開城堡，前往森林裡與你相見。」

「哈哈！你真是有趣呢！年輕的艾尼爾子爵啊，既然你現在已經知道真相，那麼你可以吹噓自己早就知道事實的真相啊，你認為有人全相信嗎？我不是笨蛋呢！哈哈哈哈哈！」

「當我遇上瑪克與西恩施後，疑心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確信無疑的肯定。他們也是你的手下吧，是遊戲的眾多棋子之一。你難道真的認為我會這麼愚蠢，記性這麼差，會忘記那個在數十年前，被你賜予『皇家嚮導』的男人的名字與樣貌嗎？你以為在十多年前出生的我，會不知道這件發生在很久以前的事吧。可是，抱歉，這個世上，存在著一種叫做歷史書的東西。另外，你派出西恩施前來，實在是太失策了。因為，他根本就不懂得說謊與演講。」艾尼爾平靜地說出一切，接著問道，「不過，這些事情，其實我毫不在意。我只想知道，艾麗菲在那裡？」

「喔，你說那個樣子很美，讓人忍不住想撕開她的衣服，看看包裹在礙眼的布料下，那誘人的肉體的女孩嗎？唔，她好像是叫做艾麗菲什麼女子爵的。不過呢，我在捉到她後，便興奮地讓她赤裸裸地站在我的面前，乖乖地讓我奪去她的處女之身囉。呃，真的很棒，令人回味無窮。你也想品嚐她的滋味嗎？」故意挑釁艾尼爾的國王，不斷地說出他所做過的事情，「不是，我將她丟給手下們享受呢，而且這是數天前的事了，我現在不知道她在那裡啦！哈哈哈哈哈！」

「是嗎？」艾尼爾吐出冰冷的說話，深藍色的眼眸散發著憎恨與殺氣，猶如極北之地的海洋般，冰冷酷寒。「昏君，你去死吧。」「嘶鈴」的聲音響起，他抽出掛在腰際的長劍，接著垂下持劍的手，踏著緩慢的沈重步伐，朝著國王身處的帳篷走去。

「艾尼爾！」西恩施突然出現，帶著瑪克從後方走過來，讓跟來的騎士飛快地守護在國王的身邊，而自己則擋在艾尼爾的身前，雙手按著他的肩膀，「你不能這樣做。他是國王啊，你不可以殺死他——」

「哈哈！西恩施，你來得正好，快點將這個叫艾尼爾的負子幹掉！我要看表演！哈哈哈哈哈！」躲在騎士的保護中，國王興奮地叫嚷著，揮動粗壯的雙手為西恩施打氣。

西恩施遲疑地拔出沈重的雙手劍。他望著艾尼爾的眼眸，見到無盡的悲傷與痛苦。接著雙手緊握劍柄，將它舉起，但似乎不忍不住展開攻擊，不忍心攻擊眼前這個少年。當他聽到身後傳來國王的督促聲，以及歡呼聲，便嘆了一口氣，讓

手中的雙手劍劃出簡單的軌跡，刺向少年的胸膛。

原本只需要閃開，便能輕易地避開的招式，卻使雙手劍沒入他的胸口。因為艾尼爾不閃不避地以血肉之軀迎上銳利的刀刃。讓西恩施那震驚與悲痛的目光凝視著，他咳出鮮血，看著貫穿自己的胸膛的劍，露出苦澀的微笑，「很可笑吧...咳咳咳...」聲音隨著生命的流逝而變得微弱。

「對不起.....」西恩施將雙手劍從對方的胸膛裡抽出，讓溫熱的鮮血灑在身上，沾污閃亮的盔甲。

「...即使犧牲性命...咳咳，也要貫徹...正義.....即使.....放棄一切...也不能...放棄...正義.....」艾尼爾支撐著垂死的身軀，搖搖欲墜地站在西恩施的身前，在臨死前吐出支離破碎的遺言，接著緩緩地倒下，化爲一具漸漸失去溫暖，變得冰冷的屍體。

「哈哈哈哈哈！你做得非常好！西恩施，回到首都之後，我會讓你升遷的，不如就讓你成爲皇家軍團的總指揮官吧，怎樣？高興嗎？」興奮地離開帳篷的國王，帶著數十名侍衛，走到因悲傷而沈默不語的西恩施旁邊，拍著他的肩膀，讚賞地說道，「哎呀，你爲什麼哭出來？難道是因爲太高興，所以很感動嗎？你慢慢感動地哭泣吧，我還要繼續將遊戲玩完呢！」

「國王陛下...請問你打算去那裡？」

見到國王正打算離開的西恩施，吐出毫無生氣，夾雜著悲傷的疑問。

結果，他得到這樣的答案，「去那裡？當然是去品嚐那個叫艾麗菲的女孩的滋味啦！其實我剛才只是在騙那小子而已，最美味的東西，當然是留待最後才品嚐！告訴你，那女孩實在是太漂亮，太誘人了，我已經忍不住，心裡的淫慾要爆發出來啦。呃，莫非你對她有興趣嗎？沒問題，等我品嚐完後，再讓你慢慢地享受。慢著！西恩施，你快點將這小子的頭顱斬下來，我要拿去給那個頑固的女孩看，讓她驚慌失措地痛哭。哈哈！只是想像她的哭泣模樣，便已經覺得非常興奮了！」

「...即使犧牲性命，也要貫徹正義。即使放棄一切，也不能放棄正義。」

「哈哈，西恩施，你這傢伙在幹什麼，發瘋——」

國王並沒有把話說完便停下來。

因爲他的胸膛被西恩施的雙手劍所貫穿。他那淺藍的眼眸瞪得極大，漆黑的瞳孔突然擴張，但隨即收縮；身軀不由自主地抽搐，接著猶如斷線的木偶般，往後倒在地上，讓插在胸口的雙手劍順勢滑出，同時帶出溫熱的鮮血；華麗的盔甲的胸部中央，有個極大的傷口，正如同噴泉般湧出血液；鮮血沿著盔甲的邊緣，緩緩地滴落在地上，沾濕乾燥的泥沙，讓它們染成詭異的鮮紅色。

「...這就是我所選擇的正義。」

望了倒在艾尼爾的遺體旁邊，那個已經變成屍體的國王一眼，西恩施緩緩地抬頭，迎上原本站在國王身後的侍衛的目光，嘴角略微往上揚起，露出悲傷與苦澀糾纏的微笑，毫不閃避，讓對方的劍刺向自己。

第一名侍衛的長劍刺進他的腹部。第二名侍衛的攻擊緊接著來襲，刺向他的胸膛。正當侍衛的長劍將要貫穿他盔甲，刺穿他的皮膚，貫穿他的心臟的時候，某個男人突然冒出，為他擋住致命的攻擊。男人用盡最後的力氣，以拳頭將湧上來的數名侍衛擊倒，然後無力地跪下來。

至於站在後面，那些想將西恩施殺死的侍衛，則是在剎那間被他帶來的騎士從背後幹掉。

望著眼前這個為自己擋住攻擊，讓自己得以活下去的男人，西恩施驚訝地問道，聲音中夾雜著明顯的疑惑與納悶，「...為什麼？為什麼你要這樣做？殺掉國王的我，本來就應該被殺死。但你為什麼要救我？瑪克，請你將原因告訴我...」

西恩施的話使跪在地上，垂死的瑪克露出苦笑，「...為什麼嗎？因為...這是沙漠對我的懲罰...我始終...還是要死在這片沙漠上...西恩施...你的命是我救的...所以已經屬於我...你必須聽從我的命令...艾尼爾那孩子...他有想保護的東西...就是.....人民.....現在...便要由你代他去保...護...了.....」因失血過多而變得蒼白的嘴唇，輕微地顫抖著，吃力地把話說完後，他便閉上眼睛，緩緩地往前倒下，帶著祥和的表情，走進死亡的懷抱。

「西恩施，你的傷口很嚴重，必須盡快包紮。」身為副官的路維亞，皺著眉頭，對凝望著艾尼爾的冰冷遺體的年輕騎士說道，同時拿起數瓶傷藥，「請你抹上這些傷藥，然後讓我幫你包紮。你不想因為失血過多而死吧？」他的聲音中夾帶著明顯的責備。「你難道已經忘記瑪克先生在臨死前所說過的話嗎？」

「傷口很嚴重嗎？」西恩施顯然是直到此刻，才發現自己腹部的傷口，正不斷地溢出鮮血。望著沾濕衣服的血液，他露出奇怪的表情，低聲地喃喃自語，接著眼眸裡略過震驚，似乎是想到了什麼，「傷口與傷藥？『如果...心臟沒有被貫穿，頭顱沒有被割開或者是切碎的話，只要喝掉它，便能夠治癒一切傷勢』，艾尼爾，這是你對我說過的話吧。」

他將目光從艾尼爾身上移開，仰頭凝望廣闊的天空——只如同薄紗般的浮雲，飄散在淺藍色的晴空上，灰色的食屍蝶結伴成群，朝遙遠的北方飛去。「想不到原來這一切，都在你的計算之內。你知道整件事是由國王策劃的，知道我會命令我殺死你，知道我會因而你的死，因為追求正義而殺死國王，還知道我會受傷，知道瑪克會為我擋住致命的一擊。艾尼爾，我不得不這樣說，你實在是太可怕了.....」掏出藏在懷裡的玻璃瓶，望著在裡面流動著的翠綠色液體，他拔出塞住瓶頸的木塞，將裡面的液體倒入口中。

然後，他脫下殘破的盔甲，撕開沾血的內衣，讓感到疑惑的路維亞觀看他的腹部。原本應該被極大的傷口佔據著的腹部，卻沒有任何傷痕，看起來光滑紅潤，與未受傷之前一樣。「我在剛才喝的那瓶東西，是魔法藥水。據說，只要頭未斷，心臟沒有任何損傷，喝掉它後，便能夠治癒一切的傷勢。」望著藍天的他，低聲地解答對方的疑問，「魔法的力量，真是神奇。」

「西恩施，現在我們應用怎麼辦？」顯然對於神奇的魔法藥水沒有半點興

趣，路維亞憂心忡忡地問，「我們殺死國王與他的侍，已經算是叛國，是必須被處決的罪行。因此我們已經不能回到軍隊，落得無家可歸的下場。」

「沒錯，我們已經不是國家的軍隊。」眼眸裡所流露的情感，宣示內心的萬千感慨。西恩施嘆息著，凝重地說出他的決定，「主教應該對艾尼爾說過，如果他讓國王被人殺死的話，那麼便會下令屠殺他所居住的城市——森蟻市內的所有居民。他們是艾尼爾即使犧牲性命，也要保護的人民。我決定要代他去保護他所珍惜，所深愛著的人民。路維亞，請你幫我詢問其他人，如果想留下的便留下，不想留下的便離開。我不會強迫大家去保護與自己無關的人。」

「西恩施，你這問題根本就毫無意義，浪費時間。你應該知道，我們一定會留下來。因為我們曾經發誓，要誓死跟隨你，即使走到世界的盡頭，我們依然不會離開你。」路維亞拍拍對方的肩膀，笑著說下去，「但是，我們要以什麼名義去保護森蟻市的居民？難道用藍蝴蝶軍，皇家軍團，或者是叛軍的名義嗎？」

「不對，這三個名義，我都不會使用的。」西恩施的臉上浮現微笑，輕聲細語地說道，「我們要以艾尼爾軍的名義...以艾尼爾之名，守護他的人民。」

【終結曲】活下來的兩人

坐落於沙漠中央的綠洲，它的邊緣，朝向西面的地方，有片面積細小，長滿青草的空地。空地上有個新掘的墳墓，凸起的泥土上，插著木製的十字架——以粗糙的手工，將兩枝隨便折下來的樹枝切成長條狀，然後以麻繩將它們交叉地綁住。在十字架上，被刻上數個字。

『艾尼爾之墓』

「艾尼爾.....」哭泣著的少女，跪在墳墓前，輕輕地將手上的鮮花放上去，然後伸出雙手，溫柔地撫摸著十字架那粗糙的表面，讓柔軟的肌膚被尖銳的木屑刺傷，讓鮮血與淚水滴落在上面。

有個中年男人站在少女的身後。

他穿著輕皮甲再配上薄長褲，背後披著淺白色的披風，無論怎樣看，這也是沙賊的標準裝束。被衣服包裹著的強壯身軀，彷彿經過千錘百鍊，突出的肌肉猶如岩石般堅硬；剛強的臉部輪廓，散發著男性魅力，厚實的雙唇緊噙成直線，被長長的黑髮遮住的耳朵，耳垂上戴著式樣單調的寶石耳環，灰色的眼眸，凝望少女的背影，充滿憐惜與愛意，凝望在她身前的墳墓，流露著悲傷與感激。

「想不到竟然會是他救了你與我。小姐，他在將頸鍊交給我之後，曾經說過，『如果你想保護艾麗菲，便必須放棄自己的性命。』當我被敵人的武器刺穿胸膛，快要死去的時候，終於有了這樣的覺悟。我唸出咒語，以這條頸鍊呼喚出惡魔哈普羅。」他從褲袋裡掏出一條頸鍊，然後走上前將它掛在木製的十字架上。

「但他原本是想讓你死去的...以換取我的性命...」

男人跪下來，將悲傷的少女擁在懷裡，輕聲地訴說他的回憶，「我原本以為惡魔哈普羅會取去我的生命，然後將你平安地送回森蟻城裡。但是卻想不到，當他出現在瀕死的我的眼前，竟然不悅地拒絕我的願望，『我為什麼要幫你實現願

望？自己的事，請你自己去做吧。』他這樣說，然後二話不說地將我的靈魂從垂死的身體抽出，塞入這個陌生的身體裡.....很奇怪的感覺。」

「即使你的身體原本是屬於沙賊『沙漠蚱蜢』的首領，但裡面的靈魂依然是你...」少女依靠在他的胸膛上，讓目光落在前方的十字架，以及那條外形猶如人的心臟般，血紅色的頸鍊上。「...依然是我所愛著的你。阿斯爾，我愛你.....」

「我也是.....」

（全文完）